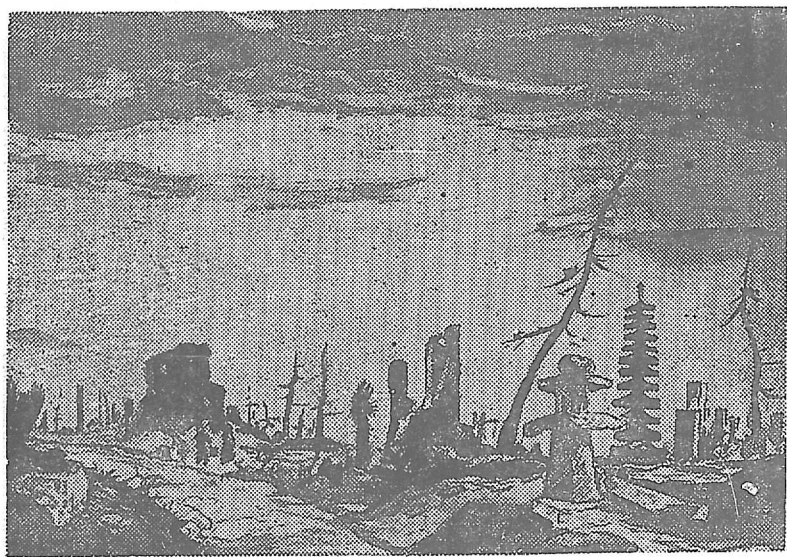


日韓行脚

東 南 日 報 代 表
宋 越 倫 著
中 國 赴 日 記 者 團 員



大 戰 後 戰 跡 ● 美 名 畫 家 約 翰 素 描

讀 者 文 摘 出 版 社 行

書叢摘文者讀

脚行韓日

著倫越宋



行印社版出摘文者讀

日韓行脚 目錄

宋越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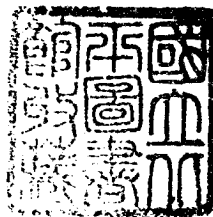
- 一 硫磺島一瞥……………(一)
- 二 東京夜旅……………(四)
- 三 京濱一帶……………(八)
- 四 麥帥印象……………(一七)
- 五 騎兵第一師……………(一九)
- 六 日本議會……………(二一)
- 七 吉田之宴……………(二三)
- 八 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二四)
- 九 橫須賀軍港……………(二六)
- 一〇 忙中偷閒……………(二九)

十一	大使列車	(三〇)
十二	京都一日	(三三)
十三	林檎之歌	(四二)
十四	廣島憑弔	(四七)
十五	大阪之「閻」	(五四)
十六	台胞一夕談	(六〇)
十七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六四)
十八	北緯三十八度	(七〇)
十九	緊張的一日	(七三)
二〇	尾聲	(八一)

日韓行脚

一 硫磺島一瞥

記者團一行十人，於二月二十六日深夜十時在江灣機場起飛，行前經多日準備，並辦理護照及驗疫等手續，由我駐日代表團上海辦事處主任姚更生等多方協助，進行極為順利。飛機起飛前先由A.T.C.（美空運指揮部）派員放映飛行應變電影，情態逼真，講解詳盡。約一刻鐘電影放映完畢，然後個別教以穿着浮水衣及降落傘之方法，並每人發給橡皮浮水衣（該項浮水衣專備海上飛機發生故障實行強迫降落時之用，結構輕巧，僅須將下部繩索拉動，即能自動充滿空氣。）及降落傘各一襲，穿戴後魚貫上機，機係C五四B型，共有發動機五具，寬大舒適，普通可載一百餘人，此次同行者僅四十人左右，故均得有散步與睡眠之機會。機同行美軍軍官 Moady 君告記者，此種C五B型機為美國運輸機中最安全者。除記者團外，同機赴東京者尚有駐日代表團朱世明將軍之夫人及美軍軍官暨眷屬多人。上機後先由機上人員指示應行注意事項，並將空氣以D.D.T消毒，於是在發動機怒吼聲中，徐徐起飛，其時



月明如晝，偶自機窗下望，見浦江如帶，燈火明滅，上海繁華，已在塵霧籠罩中逐漸消失矣。二十分鐘後，飛機已在碧淨蒼茫之太空中穩捷前進，較之十五年前往來於美國、橫濱、上海間之巨大皇后號郵船，尤爲平穩舒適，機中備有糖菓及夾肉麵包等，供旅客隨意取食，管理人員往來巡視，招呼殊爲週到。飛行六小時後，見燈光點點，掩映於雲霧之間，機上人員告以已達東京上空，旅客乃紛紛扣上繫帶，準備下降，詎料該日東京氣候惡劣，濃霧之外，並有微雨，同時機場雷達設備復發生故障，因此飛機降落甚爲困難，在東京上空盤旋達兩小時之久，乃決定改飛沖繩。二小時後到達沖繩上空，復以氣候不佳，不得不改飛小笠原羣島南部之硫磺島，至上午七時一刻，漸見陸地如塊，浮現於碧波蒼空之間，機上人員復囑御上浮水衣及降落傘等，稍事盤旋，即行下降，雖在惡劣之氣候中，亦仍穩適舒快，毫無震盪顯簸之苦。硫磺島爲美軍攻入日本本土之第一座島嶼，其地雖僅有八方華里之面積，然在當時戰略上極爲重要，而爲日軍在太平洋上最大空軍基地之一。當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美軍開始向該島進攻之際，日守軍堅強抵抗，所有大炮之數目，較之防禦任何其他太平洋上島嶼之戰爭，多出一倍以上，且以該島面積較小，故雙方落彈地區，週及全島每一角落，終以美軍奮勇進攻，經過廿六日之慘烈搏鬥，日守軍三萬人全部就殲，竟無一人投降，而此具有戰略上重大價值之彈丸小島，終爲美軍佔領，以造成此後征服日本本土之基礎，故在整個太平洋

戰史上，具有極大之意義。記者等下機後，見一片平漠，展現眼前，沿海一帶所有日軍工事殘跡，尚可依稀彷彿，壕塹縱橫，已悉爲美軍炮火所毀，僅餘亂石沙土，錯雜羅列，附近樹木，爲彈片截斷之處，至今猶殘痕斑斑，唯綠葉點點，油然生長于焦枝枯樞之間，可以想見當時搏鬥之慘烈，記者曾竚立於沿海崗脊之上，對此近代猛烈戰場之遺蹟，迴環憑弔，不禁思潮起伏，感慨叢生。島上荒涼，除美軍大規模之機場及活動房屋數百座外，殆無居民。記者等在機場小休，卽由美軍以吉普迎往午餐，餐後記者單獨趁吉普作環島巡視，見有美日雙方陣亡官兵墳墓數千百處，墓石蒙塵，數以萬計。是日天氣燠熱，美軍多御單衣。島上盛產硫磺，吉普所經之處，時見濃烟縹緲，起自山崗沙邱之間，隨風飄盪，蓋卽硫磺之曠原所在。島上設備殊爲完美，有氣象台、病院、倉庫、食堂、宿舍等。在島之南部，見有日俘數百人，在黑人軍士監督之下，修理機場，記者乃乘機以日語與之交談，據云方自橫濱被徵前來，美軍對之甚佳，其生活水準且遠較在日本國內時爲高，故均樂爲所用。戰前該島有日籍居民五千餘人，從事漁業及開採硫磺，後以戰事關係，全部遣送返日，日俘知記者等係來自中國，一種感激慙愧之情緒，充分表露於言辭之間，爲述二年前戰況，歷歷如繪，據云美軍先自東方海岸強行登陸，因日軍頑強抵抗，不獲成功，旋在西部海岸奇襲，苦鬥近月，始奏膚功。目下島上除美軍及日俘約千餘人外，幾無婦女蹤跡，當記者與日俘交談之際，黑人軍士

頻頻前來詢問，渠等對同來女記者俞大西女士尤爲注意，詢以是否即係中國婦人，一種好奇與天真之神態，令人爲之失笑。二小時後，機場接獲報告，謂東京氣候轉佳，乃於上午九時重行起飛，四小時後到達東京郊外之羽田機場，與麥帥總部及我代表團歡迎人員交談片刻，即分搭總部派來之轎車六輛，由美憲兵驅吉普前導，循京濱國道進入東京。沿途工業地區均已化爲灰燼，人民棲棲皇皇，奔波於瓦礫原野之間，殆已無復當年驕橫軒昂之態。東京市區被炸達十分之七，而皇宮附近如丸之內一帶，則仍完整如故。目下盟國人員集中之處，即在此周圍三數英里之地區。據謂當時盟機之所以保留此僅有之精華地帶，其原因蓋即在準備佔領日本時盟國人員居住之用，其設想之週到，於此可見。

二 東京夜旅

東京爲記者舊遊之地，在戰前四年中，我曾在那裏親眼看到



著者在礪島廢墟中攝影

日本歷史急劇的變動，五·一五以及二·二六事變的密如連珠的槍聲，七七事變後一般無知民衆在野心家們煽動之下，高呼「膺懲支那」的口號以及「祈戰死」的旗幟到處飄動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如在目前。但十年的歷史畢竟改變了日本，在東京神田以及小石川區一帶一望無際的瓦礫堆中，記者終於看到了一種新生的東西，那正像在焦灼的泥土中茁長出來的春草的萌芽一樣，在神話一般的日本歷史的行程中，喜歡也好，憎厭也好，日本民族終於在灰燼與瓦礫堆中，看到了春草與陽光。

記者團一行到達東京之夕，我會忙中偷閑，勉強支撐着經過十四小時長途飛行的疲憊的身軀，驅車徬徨於市郊之間，對十餘年前曾經爲我所熟悉的人與物，作了一次匆匆的訪問。

有名的日比谷公園已經改爲杜立特廣場，景物依然，但在依稀的燈光下，到處可以看到一種戰爭的塵垢，依然深沉地佈滿在公園的每一個角落，以及那些躑躅在演奏台附近樹林間的 Harp-harp Girl 的身上（Harp-harp 一辭原爲新幾內亞土人之言語，即「從速」「趕快」之意，當美軍登陸該島之際，土人代爲搬運彈藥，美軍恆以此語相催促，今在東京則成爲吉普女郎之代名詞，此外美軍對此輩亦有稱之爲「Pan-Pan Girl」者）從丸之內以迄小石川，我曾經要求美國司機放慢速度，在稀疏的燈光中，唯一的印象是一片殘破與憂鬱。在十年以前，夜分十一時許應當是「帝都」最爲繁榮的時間，但現在呢，除了偶然有一二輛

像沙了魚一般地塞滿着乘客的敞舊的電車，懶洋洋地經過以外，一切是那麼地寂寞和淒涼！連最繁榮的「夜店」集中地新宿和銀座，也是燈光黯淡，行人寥落，除了一些 Help 女郎以及爛醉如泥的水兵以外，我幾疑心在那黑洞洞的巷街之間，尚有生物的存在！

好容易到了小石川區第六天町，在一片廢墟中，我絕難辨別出十年前故居的所在。所能記憶的，就僅僅是我經常在那裏沐浴的「湯屋」的烟囪，正像黑夜的幽靈那麼地，矗立在瓦礫以及無數簡陋的棚屋的中間。由於一個當地郵差的指示，總算找到了十餘年前故居的原址，但輝煌的宅邸已經變成了無際的菜田，鬆軟的泥土，走上夫會得一直陷沒到人們的腳踝，附近是一片黑暗，在電石燈的光芒下，一道大理石的門框尙屹立在殘破的田野間，當我看到伊藤三郎的名牌的時候，一種懷舊的喜悅的心情襲擊着我，使我的心臟劇地跳了起來，進了門框，又在茫茫無際的菜田中走了十餘分鐘，方才到了一所十呎方的棚屋的門前，打開了門，十餘年前花枝招展的女居停僵僵着背，首先跑了出來，接着房東伊藤也一躍而起，一陣鄭重的寒暄以後，接着他倆就含着眼淚，訴說戰爭所帶給他們的災害與創傷，兒子作戰死了，以一生的積蓄所經營的縫紉工場，也全部破燬，……但這是日本歷史的不幸，對於這一對和藹的可憐的夫婦，我實在說不出半句安慰之言，祇是唏噓着，將一點帶來的食糖和餅乾，送了他們，默默地走了出來。

接着我又匆匆地趕到東京郊外二十英里的板橋區，去訪尋十餘年前曾經給我過許多友愛的濶情以及學問的切磋的同學富澤，經過十年的戰爭，鄉村道路破敗已達極點，車行其間，免起鵲落，顛簸特甚。但較之東京市區，却有一種平靜之美，充分流露於原野村舍之間，幾經詢問，最後由於一個熱心的鄉人的領導，終於到達了富澤的家，屋宇依然，却不料富澤已作故人，其父原為東京名律師之一，當渠為述富澤於記者離日以後，常受日警壓迫，且一度下獄。此後健康情形即日趨惡劣，終至一病不起之際，不禁老淚縱橫，在那種悲哀的氣氛中，令人不忍久留，祇得略慰數語，勉強忍着眼淚，離開了這一位不幸的異國的長者。

在歸途中，我會與引導的鄉人在車中閑談，從他那質樸的言辭中，衷心地道出了一般日本民眾對於軍閥以及野心家們憎恨的感情。

「在目前，日本人民是覺悟了，他們明知道一切是受了騙，但痛苦的是我們真正的老百姓依然沒有力量，如果不幸未來的環境依然會得培養出一批新的野心家的話，則我們的命運是依然無法預料啊！」

是的，這正是日本以至於世界危機的所在，但這一句看似平淡而實際卻具有着深刻意義的言語，能夠出自一個普通日本鄉民的口，這實在是一樁值得注意與喜悅的事。

當記者回至旅邸，已在午夜一時以後，日比谷公園一帶，行人早已絕跡。夜色如流，

帝都一死寂，僅見一二美國憲兵與日本警察，往來巡梭而已。

三 京濱一帶

記者團於到達東京次日，就根據麥帥總部事先排定的招待日程，開始了異常緊張的生涯。

麥克阿瑟元帥此次對於記者團的優禮，幾乎超過一個任何常國家使節所應享受的程度，那是國家的光榮，是全國上下八年苦戰的酬勞，記者等首先受此殊榮，事後追思，不免爲之慚慙不安！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一刻，即由盟軍總部派史溫克上校（C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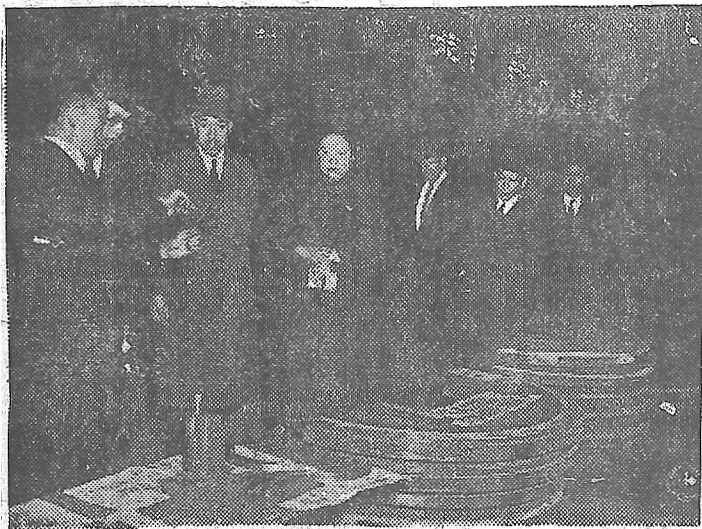
●赴日記者團到東京郊外羽田機場，與在休息室內合影。

Swank) 前來帝國飯店迎迓，略事寒暄，記者團全體分乘轎車六輛，前往盟軍總部所在地第一大廈 (Dai Ichi Building)，聆取總部各部門有關佔領日本之各項報告，沿途由美憲兵乘吉普前導，所經之處，軍警均肅立致敬。五分鐘後到達盟軍總部，先由參謀長莫萊少將 (Maj. Gen. P. J. Mu Her) 熱烈招待，旋至六樓會議室，由賴爾上校 (Col. Laird Larr) 勃萊克 (Lt. Col. H. C. Blake) 章脫 (Lt. Col. L. A. Witt) 奧多 (Lt. Col. S. E. Otto) 中校等分別就佔領日本一年半以來之復員，解除武裝，遣送僑俘，以及盟軍總部之組織情形等作詳盡扼要之解說與報告。會議室佈置極為簡單，前懸各項統計圖表，隨講隨翻，殊為清晰，後置沙發若干，供記者等坐以摘取報告之用。二小時後講解完畢，乃與參謀長等握手道別，即匆匆邁返旅邸。離第一大廈之際，遇一參加盟軍總部工作之美籍日本女郎，其人生長美國，即所謂日僑二世 (Second Generation) 據云戰後隨美軍來日，交談之下，深覺其缺乏常識，甚至對「中華民國」一辭，亦不知作何解釋，令人對之啼笑皆非。

十一時半返至旅邸休息，盥洗未竟，復匆匆趕往麥帥官邸，由麥帥夫婦招待午餐。

下午三時宴畢，復由麥帥官邸驅車前往東京郊外十餘英里處參觀石川島芝浦蒸氣渦輪工廠 (Ishikawajima Turbine co) 該廠為日本最大工廠之一，現已列入對盟國賠償項內，

戰時未遭破壞，除 Turbine 以外，並製造幫浦、鍋爐、高壓箱、肥料等，其出品遍及我國腹地及東北、台灣等處，規模之大，據同行之對外貿易處顧問美人梅耶君 (W. R. Meyers) 告記者，此等工廠，即與美國第一流同性質之工廠相較，亦無多大遜色。月前我國青島四方電廠，曾通過麥帥總部，向該廠定製五千 K. W. 蒸汽渦輪一具，目下正在趕工製造之中，此外我博山發電所亦有五千 K. W. Steam Turbine Rotar 一具，戰時被燬，目下亦在該廠修理之中。該廠雖已列入賠償，唯員工對全廠器材以及物資之愛護，似仍能保持其一貫精神，據云



記者參觀石川島電氣工廠攝影

機器在未拆卸前，每週必定期洗擦一次，目下該廠一部分機器仍在晝夜運轉之中，除製造修理蒸汽渦輪以外，半年來復從事於大批新型自動織機之製造，記者等在該廠盤桓達二小時之久，仍屬走馬看花，不得要領。唯一印象，則爲該廠規模如此之大，器材如此之多，將來實行拆卸以及裝運，我政府事先必須有一番縝密之計劃與估計，同時在人選方面，亦須慎重物色，否則不僅進行困難，且將難免爲日人所竊笑。參觀完畢，已在下午六時左右，由該廠常務董事佐野嘉末茶會招待後，即匆匆由鶴見起程，循京濱國道，返抵東京。

三月一日爲日程之第二日，七時許盟軍總部即派格萊歐少校 (Maj. Cruever) 前來旅邸迎迓，由專事招待記者團之戴美爾上尉 (Cap. Deemiller) 一一介紹與之相見，七時三十分即由旅邸出發，前往橫濱，車抵玉川六號橋，美佔領軍骨幹第八軍軍長麥克堡格將軍 (Gen. Mitchellberger) 即派少校齋君前來迎迓，八時三十分到達橫濱，先至前日本郵船會社原址軍政府休息，旋由軍政府各部門負責人貝斯萊上校 (Col. Beasley 其人曾至中國) 等分別講解一年半以來的對日佔領工作，資料豐富，講解清晰。按第八軍爲麥帥最爲得意之部隊，目下管制日本工作，除一部分英蘇佔領區以外，實際上全由第八軍貫徹實行，其工作範圍，包括南部朝鮮，麥帥總部僅決定原則，發號施令而已。

九時四十五分講解完畢，復馳車前往橫濱磯子區釜利谷前海軍第一空技支所觀察，該廠

爲前日本海軍省所屬最大海軍彈藥魚雷製造工廠之一，全廠佔地五十萬坪，原有職工一萬三千餘人，內有輕便鐵道及起重機，煉鋼及彈藥製造機等不計其數，該廠於昭和十三年間開始興建，至十七年始全部竣工，可以想見其規模之大。一九四五年五月，該廠曾遭盟機轟炸，唯僅落彈一枚，損失殊爲輕微。目下該廠尙剩有大魚雷及炸彈，整然雜列于光線黯淡之倉庫內，無異爲日本野心軍閥最大之諷刺。該廠亦被列入賠償項內，目下由第八軍管理，改爲「東急製作所」，專事修理電車及汽車等交通工具，現有職工七百餘人，當余等經過之際，莫不默然注視，似不勝其今昔之感者。

十二時三十分參觀完畢，復匆匆驅車前往第八軍軍長愛克堡格中將之官邸，與愛將軍伉儷及其幕僚共進午餐。進門後先，日籍侍者分別接取衣帽，渠等均御日本高貴禮服，默然行走於賓主之間，執禮至爲恭謹。未幾愛將軍伉儷出見，與記者握手之際，曾詢記者與宋子文之關係，余當答以五百年前或爲一家，愛氏夫婦不禁莞爾而笑。愛將軍身材頗長，和藹瀟灑，渾渥有如儒者。民國七年曾在我國東北，參與西伯利亞反共戰，故對我國情形頗爲熟悉，張作霖，吳佩孚等均爲渠之老友，當記者等告知吳將軍晚年以孑然一身與日本特務人員如土肥原等誓死抗爭，不就偽職之情形，愛將軍爲之拍手讚嘆，歷久不息。在客廳稍進酒點，即至餐室就膳。菜頗豐盛，有火鷄乳酪等物，據云均自美澳運來，蓋總部當局不欲增加日本糧

食危機，故雖一草一木，亦必運自海外，其用心之深，於此可見一斑。席間愛將軍爲述接收故事甚多，當渠進抵東京之際，土肥原即匆匆趕往晉謁，備致殷勤，未幾愛將軍發現土肥原即爲發動對華侵略禍首之一，乃於翌日投之於獄。次述東條自殺經過，以及當時愛將軍命令所屬醫官竭力加以拯救之情形，亦頗輕鬆有趣。官邸濱海，庭院之美，實爲國內所罕見。下午二時辭出，週游橫濱全市，及美軍醫院，眷屬住宅等處，詢據橫濱居民，藉知橫濱市區在戰時被炸達十分之七，中心區如華僑集中地唐人街等，亦均一片瓦礫，精華盡去，唯戰後恢復極速，商業區已逐漸復興，行人熙攘往來，較之東京實有過之。

薄暮時分，仍循原路返至東京，當於八時至我國駐日代表團，出席朱世明團長之晚宴，家人相敘，不勝親切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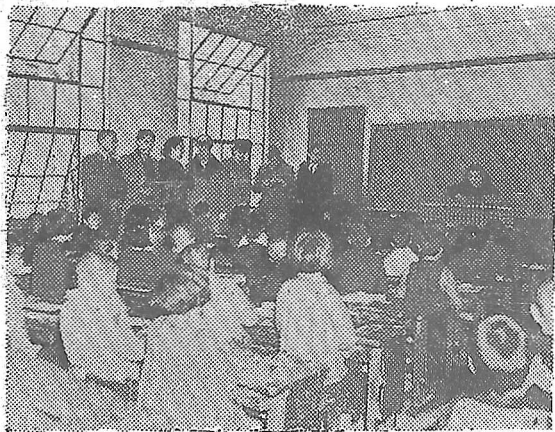
二日星期，上午至前工商省原址參觀出口商品展覽會，走馬看花，匆匆即返。下午復至代表團參與鷄尾酒會，會後並由代表團各部門主管人員作工作報告，直至午夜十二時始返旅邸休息。

三日上午八時半先由外務文部兩省顧問維吉浮 (Mr. Wigglesworth) 前來旅邸迎迓，並對日本教育現狀詳加解釋，然後出發參觀笹町小學校、東京都立第一女學校以及東京帝大等處，中午由帝大校長南原繁招待午餐。席間南原曾作演說，謂日本以和平姿態再度向前邁

步之際，深信對於各國，尤其對於中國，不至再發動戰爭。次對蔣主席前年八月十四日以德報怨之訓辭，倍加贊揚與欽敬，謂數千年來，日本受我國教化至深，此後將以教育者身份，從事於所以報恩之工作，一旦和平條約完成，日本將以技術儘量對我効力，言詞殊為懇切。

菜頗簡單，唯據鄰座龜山教授語記者，南原校長為準備此極為簡單之午餐，實已煞費苦心，蓋目下日本物資缺乏，糧食及食料品尤為珍貴，此大規模之宴會，雖甚簡單，然亦非向黑市低頭不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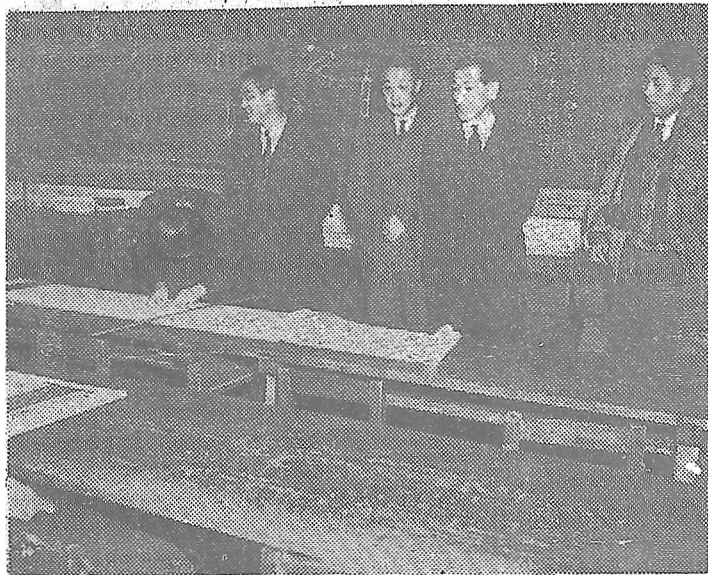
下午至東京每日、讀賣兩報社以及共同通訊社等新聞機構參觀。每至一處，均由主持人招待茶敘，每日新聞為日本機構最大銷數最多報紙之一，唯其思想陳腐，數十年來對於侵略戰爭，可謂竭盡煽動之能事。總社在大阪，東京則為分社，戰前東京該報原稱日日新聞，戰



參觀東京羅小學校珠算科

爭期間已與大阪統一，改稱每日，目下銷數仍居首位，共計二百七十萬份，計東京一百四十九萬份，大阪一百廿八萬份，如與九州版之五十三萬份合計，總數當在三百三十萬份左右。此外尚有英文每日，計六萬份，少國民新聞（少年讀物）計廿三萬份，全國共分廿五地方版，除上述普通新聞紙外，尚有專供盲者閱讀之點字新聞，銷數亦復不少。該報在戰爭期間，未遭損害，故設備仍極完善，迥非我國任何報社所能望其項背。

讀實新聞戰前亦為反動報紙



參觀東京第一女學校刺繡科時攝影

之一，在日本原爲二流報紙，戰後一度爲共黨所控制，未幾經社長馬場恆吾力爭，乃逐漸由左傾趨向中間性之民主，目下已成爲盟軍總部及日本內閣最信任報紙之一，日出一百七十萬份，因戰時一部分社屋被燬，設備方面，遠在每日之下。馬場恆吾爲日本新聞界中唯一傾向英國式的自由主義者，其人年事已高，惟精神殊佳，當其與記者等談笑之際，情態殊爲熱烈。謂近年渠頗致力於白樂天之研究，故其思想頗受影響，最後追述去年渠與共黨苦鬥，卒將多數共黨幹部擠出社外之際，不禁以拳作勢，一種得意之情，令人啞然失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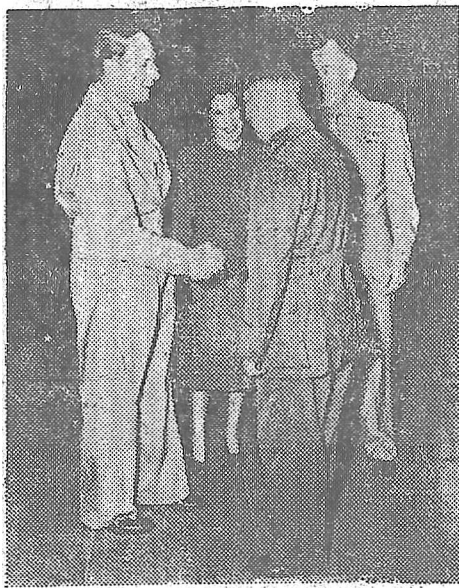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記者團全體在盟軍總部與參謀長莫萊少將合影

最後至共同通訊社參觀，該社現爲日本規模最大之通訊社，設備以及人員之配備，尙在過去同盟通訊社之上。參觀一週後，卽至日本新聞協會參加茶會，直至薄暮始返旅邸休息。

四 麥帥印象

麥克阿瑟元帥於記者團到達次日，卽在其官邸設宴招待，麥帥官邸爲前美國大使館原址，富麗堂皇，係東京最佳建築之一。戰時未遭破壞，一應陳設，均具東方色彩。進門後，先由日本侍者接取衣帽，狀甚猥瑣，與戰時在華日人之驕橫情形，不可同日而語。旋由麥帥夫人出迎，並一一與記者握手致候。麥帥夫人雖已年逾四旬，望之則如三十許人，身材纖巧，態度和藹，談鋒之健，爲記者生平所見婦人中最擅辭令者。御紅色便服，薄施脂粉，佩金質荷葉耳環，及鑽戒珠花等物，一種雍容華貴之氣，洋溢於眉梢眼角之間。爲述馬尼拉與麥帥堅苦奮鬥之情形，歷歷如在眼前，並告麥帥在非生活概況，據云麥帥平素嗜嗜芒菓，現尙念念不忘。該日與宴者除記者團外，尙有我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及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派駐麥帥總部聯絡專員王之少將（王曾隨麥帥在馬尼拉對日作戰，具有功績）。在會客廳交談約一刻鐘，麥帥卽翩然而至。體態頗長豐碩，望之巍巍然，雖年已古稀，而步履之健，卽青年亦有不及。氣宇軒昂，兩眼奕奕，神采四射，與記者握手之際，余曾注視其兩鬢，竟無

半莖白髮，精力之強，於此可見。進門後先與夫人擁抱，情態熱烈，稍談片刻，卽至餐廳進餐。食堂佈置典麗，兩端各懸巨幅日本名畫，及中西古玩，內有中國玉器銅鼎，雕琢之精，雖在國內亦不多見。餐桌係一長列，上置盆花數事，紅綠掩映，殊爲鮮豔。麥帥坐於左端，夫人則與之遙遙相對。記者與夫人座次相接，席間會屢次詢問我國近況，及各地風景，記者告以西湖春色，現正爛熳，歡迎其往一遊，渠欣然道謝。茶甚精雅，唯爲量不多，先進蜜漬蔬菜，如橄欖胡瓜生菜等物，殊清脆可口，飲湯後復進煨鷄數片及冰淇淋少許，花生及杏仁數粒，約半小時卽行畢事，較之我國之大魚大肉，奢糜浪費之情形，相去何啻天壤！席間麥帥除王之少將外，絕不與人交談，餐後稍坐，卽行起立，與記者等再度握手，乃逕離餐廳，以其矯捷之態，飛步上樓，記者等亦卽辭出，



麥帥夫婦與朱明將軍寒暄之時攝影

麥帥夫人則親爲相送。直至余等汽車開動，猶揮手致意。麥帥有菲籍侍者一人，雜於日人之間，夫人告以其人曾隨麥帥多年，戰時一度離散，日人降後，麥帥乃遣人輾轉尋覓，去年春間，重行歸來。此外尚有粵籍女傭一人，專事照料麥帥公子阿瑟，追隨麥帥已達十有五載，深爲麥帥夫人所信重，此雖小事，然其不忘舊屬，雖僮僕亦不例外之精神，殊屬難能可貴。

五 騎兵第一師

三月四日上午是麥帥總部給我們按排的隆重的閱兵典禮。九時許，有名的美國鐵軍騎兵第一師師長嘉斯將軍 (Maj. Gen. Chase) 親偕僚屬前來旅邸迎迓，其人瀟灑風流，與記者等娓娓敘述其戰功，殊爲坦率可喜。按第一騎兵師在美國爲一最具歷史與功勳之部隊，一八六六年在加里福尼亞成立後，七十年來輾戰於達考達、墨西哥、古巴、菲律賓等地，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該師



記者與前師長嘉斯合影
記者與前師長嘉斯合影

即於一九四三年二月重行編組，雖名為騎兵師，實際上不特與騎兵無關，且為最新式之機械化配備。當時嘉斯將軍以談諧的口吻，告知「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馬了，但我們却有東條的馬鞍、繮、以及轡頭，而且我們的駐地，又是前日本禁衛軍的營房，快去玩玩吧，一切的確還不錯呢！」那種天真、活潑而又親切的態度與言辭，予人以一異常深刻的印象。

在戰史上，該師的確助業彪炳，不同凡響。在新幾內亞，他們是重要的勝利者；在馬尼拉，他們是第一；在東京，他們又是第一。「First in Manila, and first in Tokyo」一語，現在已經成為騎兵第一師的代名辭，而為該師全體官兵所引以為榮的了。

先至訓練營，由衛兵列隊恭迎，下車後首先參觀該師第一旅第八團的各種訓練，以及八



記者團檢閱美騎兵第一師

十一公糧迫擊炮、重機槍、搜索坦克、戰車防禦炮、重坦克等新型武器的表演，訓練官格萊，曾在我國軍中服務，其寢室尙懸有我突擊總隊十七分隊所贈與之錦旗一方，上題「誨人不倦」四字，當記者等經過之際，其全體士兵羣呼華語「一、二、三、四」以示歡迎。未幾參觀營房、戰地廚灶等設備，然後驅車至琦玉縣前日本陸軍幼年學校第一師司令部所在地閱軍，先由軍樂領導，場面雄壯偉大，置身其間，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六 日本議會

下午三時到達日本國會議事堂，日本國會爲記者舊遊之所，屋宇華美，因戰時未遭破壞，故一塵陳設仍極完整。先至衆議院旁聽，至則共黨領袖德田球一正在台上對石橋財政作猛烈抨擊，詞鋒犀利，態度從容，當其質詢進行之際，反對黨議員恆在台下故意呼嘯，或大聲促其下台，德田左顧右盼，從容應付，當自由黨某一議員高呼「德田不通」之際，德田故作沉靜，悠然答曰：「請再讀一點書吧！」亦莊亦諧，全場爲之哄然。未幾財相石橋答復，亦頗從容有致，唯台下叫囂之聲始終不絕。

旁聽約十分鐘，復匆匆至議事堂各部門參觀，其中如皇族休息室，天皇寶座等，均美輪美奐，極盡華貴。四時至會客室，由衆議院正副議長山崎猛、井上知治及各黨各派代表聚會

招待，記者坐於共黨代表志賀義雄之側，故得詳詢日本左翼活動及渠等對內外局勢之看法。

席間先由山崎議長作簡短歡迎辭，並對各黨各派領袖作個別介紹。山崎年已老邁，唯精神則甚矍鑠。當其報告議會慘澹之歷史以及希望我國能予協助與指教之際，態度似頗懇切與誠篤。繼起發言者為自由黨代表北吟吉，其兄北吟輝與我國革命關係最深，故其對中國亦有一種特殊之認識，「日人不知辛亥革命精神為何物，實為對華政策失敗之焦點。今日日本竟因盟國之血戰而獲解放，雖屬可恥，竊辛亥革命之精神，則已開始瞭解，實為吾人之幸。吾人在議會十有餘年，竟未能阻止對華戰爭以及世界戰爭，捫心自問，實覺不安。中國在此次戰爭期間，受災最深，而結果對日最為寬大，吾日本人民於感激之餘，將永矢不忘。」此寥寥數語，最足代表一般進步政黨領袖對華之觀點，而其精闢之處，則非普通政治人物之言論所能企及其萬一。

議會招待殊為簡單，僅清茶一杯，餡餅一色，唯雙方誠懇坦率，一掃戰前記者對日人陰沉險詐之印象，私心頗為欣幸。

代表中有婦女議員兩人，一為加藤靜枝，一為大石良枝。加藤即社會黨領袖加藤勘十之夫人，殊為莊重靜嫻，進退有節；大石則為日本國民黨黨員，到處奔波，雅善交際。

七 吉田之宴

離議會後，回至旅邸略事休息，七時半日外務省即派員前來帝國飯店迎迓，前往外務省麻日本首相吉田之宴，外務省在戰時未遭損燬，屋宇頗爲完整。其客廳及食堂尤爲富麗，記者等到達後，即由外務省人員接待，在客廳與吉田首相及其女麻生夫人相見。吉田年已六十有六，精神尙佳，唯體態稍現臃腫，對我國情形似不十分明瞭，當其與記者等對談之際，猶稱「中國」爲「支那」，此雖係習慣使然，唯在外交宴會之中，聞之終覺不快。

在客廳交談約半小時，即至食堂就餐，食堂四圍牆壁均以黃色大理石雕琢而成，中間所懸水晶燈架亦殊名貴。餐桌係一長列，緣牆設松樹盆景，燈光下射，爲景甚爲清幽。牆之一端有圖案作飛機形，不如何意。餐桌中心置細小蝴蝶花若干，美豔異常。

同席者除記者團外，尙有我代表團顧問沈觀鼎及外務省總務局長太田，情報部長奧村，外務省次官岡崎，祕書官清水，及美方人員等約二十餘人。當記者發覺岡崎卽爲八一三戰爭發生當時日本駐上海領事，其後並出任工部局總董之職，乃於席間詢問其與何德奎之關係，渠當時頗現侷促之態，據云工部局係國際機構，卽英美籍董事亦始終未令去職，故何之行爲，自不能認爲漢奸云云。記者復詢以當時是否確知何與我中央政府有關。渠答以確知其有關

係。余當質以何不早加逮捕？岡崎則謂渠所主持之機構既具國際性質，故雖明知其與重慶有關，自亦不便加以阻止。巧言辯解，令人難以置信。蓋當八一三事變前夕，與我上海市長俞鴻鈞談判折衝者即為岡崎，吾人苟不健忘，則當時岡崎強辭奪理咄咄迫人之情景，應猶深刻遺留於吾人腦海深處，以如此人物，而欲其寬大一如其對何德奎之所為，寧非怪事！

菜頗簡單，除湯及菜各一外，僅黑麵包兩方，淡咖啡一杯而已。

八 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

關於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 (Allied Council For Japan) 以及遠東委員會 (Far Eastern Commission) 之間的關係與界限，許多研究國際問題者往往纏夾不清，甚至以為兩者異名同體，在性質上並無多大差別。其實不然，以性質論，遠東委員會由十一國代表組成，其會址設在美國華府，專門從事于遠東尤其是管制日本有關問題之研究與探討，凡有決議，必須經過聯合參謀委員會 (Joint Chiefs of Staff) 轉達，然後由麥克阿瑟將軍採擇施行。而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則又不同，僅由中美英蘇四國代表組織而成，主席且規定必須由盟軍最高統帥或其代表担任，地點設在日本東京。其性質純為麥帥總部諮詢顧問之機構，與遠東委員會不獨性質不同，而且兩者之間並無直接關係。話雖如此，不過兩者均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

旬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決議而來，同時此項組織的最初決定，又得回溯到克里米亞會議。當時在細目上雖無規定，但在原則上則已大致決定一旦日本投降，在管制上就必須有此等足以貫徹盟國意志的組織的設立。

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首次會議於去年四月五日在東京明治大廈舉行，此後即每隔二星期開常會一次，因為美蘇觀點的懸殊，迨至目前，已逐漸成了一種徒具形式無裨實際的場面，在過去一年之中，開會時間最短的僅數分鐘，如果大家興緻起來，覺得有辯解的必要時，則會議時間亦有連續到六七小時以上的。

百聞不如一見，三月五日上午，記者團終於找到了日程以外的一個意外的機會，在去橫須賀軍港視察以前，先至明治大廈對正在開會的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第二十七次常會作了一次歷時四十分鐘的旁聽。

該次會議主要議案為我代表團朱世明將軍提出之「協助日本海外遺留人民復員案」。主席艾契生因公返美，由其參議畢蕭及瑟貝兩人輪流主持會議。會場佈置殊為莊嚴，中置長方形會議檯一隻，四周圍坐四國代表及隨從人員，我方代表與主席相對，右方則為蘇聯代表，人數最多，因其他三國均用英語，而蘇聯代表則非俄語不辦，故必須隨帶大批翻譯人員。每當各國代表發言之際，必須逐句譯成俄文，因此浪費時間亦為最多。

會場兩端爲速記席及旁聽席，較高之處則懸中美英蘇四國國旗，旁聽席上，多爲盟國及各附屬國家代表之隨從，記者左隣爲一妙齡印度女郎，右隣則爲一加拿大籍青年，會議進行之際，頻頻與記者交談，爲狀至爲歡愉。

會議開始並無何種形式，由主席報告後，卽由我代表團朱世明將軍提案發言，然後由蘇聯隨從人員逐句翻譯，蘇聯代表默然靜聽，面部略無表情。旁聽席中不時有人離場，或出而復進，一般情緒似甚淡漠。

記者團因急須趕往橫須賀視察，故未待會議終了，卽匆匆離開會場。而蘇聯翻譯人員，猶在麥克風前，以高昂迅捷之音調，瑣瑣對其首席代表作詳盡之說明。

九 橫須賀軍港

橫須賀爲日本海軍發源之地，最初德川幕府受美伯利提督黑船艦隊之刺戟，乃決定設立大規模鍊鋼工廠，以便製造船艦。由當時法國駐日公使貝列登 (Ernie Britain) 及法國駐橫濱海軍官佐等參與設計，該項鍊鋼廠卒於一八六五年在橫須賀成立。一八七六年原在橫濱之海軍基地遷至橫須賀，與當地所有之船塢及海軍工廠等合併，於是橫須賀海軍卽聞名於世，自甲午戰爭以至此次世界大戰的五十年中，連續不斷地作爲日本野心軍閥向外發展的跳板，

在整部日本對外侵略史上，刻劃着異常重要的記錄。

記者團於中午十二時許到達美軍管制下的橫須賀海軍基地司令部，在客室略進酒點後，即由基地司令格茲芬將軍 (Admiral Griffin) 代表戴格上校 (Cap Decker) 等招待午餐，然後至會議室聽取有關橫須賀軍港之各項報告。

會議室布置宏偉，前懸巨幅彼利提督畫像，鬚髮如戟，一種英勇果敢之氣，躍然紙上。戴格上校講解殊為詳盡，據云基地司令指揮區域遠及沖繩，目下橫須賀區內有人民二十三萬四千，七萬人在海軍有關各部門工作，一萬五千人則在海軍或陸軍主持下之工廠服務，其餘則泰半失業。因過去日本嚴格統治之影響，此等城鎮一切均甚落後，幾無文化可言，且除海軍外無工業，故人民生計貧困已極。接收後美方所注意者為復興工作，目下已有半數之土地發還日方，其中且包括大批鋼骨水泥之建築，以便日方恢復工廠之用。原有機場因不切實用，現已改為停車場，此外接收當時遺有大小防空山洞二千八百餘處，目下大部均已堵塞，尚有一千處亦將逐漸破壞。區內所有機器均已列入賠償，倉庫內約有十二萬噸糧食，則已分發各地，以作接濟日本人民之需。以前軍港區域全完封鎖，除海軍有關之人員外，絕對不准出入，目下美方除保留一部分外，餘均發給人民，作為建設工業之用。戰爭末期，日人為避免空襲，每將重要軍需有關物資疏散於附近山洞，自美方接收以來，均已分別加以處

理。

戴格上校講解後，記者團即驅車至海軍基地巡視，先至一長約一英里之山洞，由專人引導，洞口揭有布告一方，嚴禁美方人員單獨進入，蓋恐迷失方向，以致釀成意外。此項山洞結構之偉大，較之重慶最大隧道，恐猶過之。有發電廠，雷達防空偵察室，（戰爭期間日人對雷達已早應用，實堪注意），倉庫，工廠等，據戴格語記者，如欲仔細觀察，則至少須兩小時以上之時間，方能週遊全部。可以想見其規模之大，未幾至船塢，修造廠，醫院，美軍家屬住宅，兵營等處參觀，修造廠中遺有大砲無數，在風雨剝蝕之下，已漸發鏽，一部分機器現已改作修理美軍車輛之用，唯大部分機械似均原封不動，與日本統治時代之配備，當無何種改變。

車經海濱，見有日俄戰爭當時東鄉元帥之旗艦殘骸，尚保存於離岸百餘米之海上，其下似有水泥護脚，海水沖擊其上，鏗然作響，此日本軍國主義之精神堡壘，竟猶令其屹立海上，令人不無感慨！

最後參觀海軍俱樂部一處，該俱樂部原係日海軍俱樂部原址，全體作軍艦形，分懸救生圈及纜纜等物，其意蓋在促使海軍人員即在岸上，亦不至遺爾忘却其固有之生活，一旦有事，仍可習適，用意之深，令人嘆止。

十 忙中偷閒

五日下午麥帥總部原爲記者團排了兩個遊覽節目，一個是橫濱附近的佛教勝地鎌倉，另一個則爲溫泉及避暑勝地箱根。後來因爲上午多了一個旁聽對日管制委員會的節目，所以鎌倉之行臨時作罷。唯美方招待人員於驅車前往箱根之際，故令司機繞道鎌倉江之島一帶，使記者等得以飽覽沿途景色，連日緊張，至此心胸爲之一鬆，精神殊爲舒快！

鎌倉爲日本歷史上有名鎌倉幕府源賴朝之開山地，有源賴朝之墳寢，建長寺、八幡宮、圓覺寺以及鎌倉大佛等名勝，附近江之島一帶，風景明美，爲東京附近有名之海水浴場，戰前記者留日之際，盛暑無事，恆至其地遊息，戰後重來，八里濱一帶暮靄蒼茫，風物無減當年，唯行人寂寂，一種淒清之情，繚繞其間，與戰前紅男綠女熙攘往來之情形相較，實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由鎌倉至箱根，車沿山坡疾駛，沿途公路縱橫，邨舍櫛比，炊烟裊裊，隨風飄盪於暮靄雲樹之間，爲景至爲寧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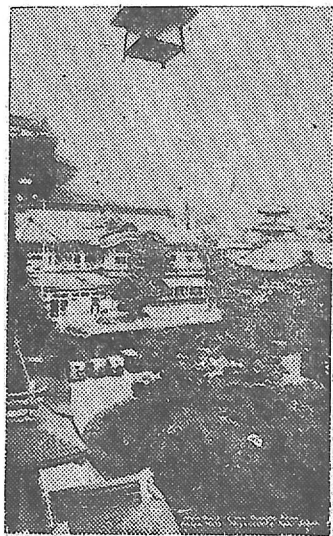
七時車抵箱根，在宮之下富士屋飯店略事休息，卽行晚餐。富士屋在戰時一度改建，內部佈置極盡華貴，餐廳尤爲富麗，進門處有冰鑄之蒼鷹及半身人像，栩栩如生，驟視之以爲

水晶，後見水汽蒸騰，詢據侍婢，始知以冰鑄成。晚餐頗爲豐盛，由第八軍第二廳廳長瓊斯上校（Col. Jones）作東，其人雅善談諧，在第八軍中專門負責情報，爲軍長愛克堡格之左右手。晚餐甫畢，復匆匆由瓊斯陪伴，前往離箱根三十英里之小田原車站。

十一 大使列車

在盟國管制之下，全日本現有專車三列，專供盟國最高級官員乘坐之用。此次麥帥總部爲記者團準備之專車名「大使列車」，有會客室、餐廳、臥室等設備，第八軍軍部且爲記者團覓雇名廚一人，隨車烹調各種精美食品，行車期間，並由瓊斯上校及麥倫少校（Maj. Ma Farland）等分別講解佔領工作以及運輸管理之一般情形，因此旅途頗不寂寞。

瓊斯上校曾在太平洋作戰二年有半，在澳洲時且受日人槍傷，渠對日本問題研究有素，



箱根富士飯店外景

普通每一軍官在海外服務達二年後即須歸國，渠則至今已連續在海外服務達五年之久，其中二年且在冰島，據謂一九四五年五月，第八軍軍長即知戰局推移，可不戰而佔領日本，故令瓊斯等起草計劃，八月間日人突然投降，此在當時美國軍部亦未料及。八月十六日降使渡邊等一行到達馬尼拉，麥帥乃決定保留天皇，於是愛克堡格將軍即將計劃中有關天皇部分加以修改，並經麥帥認可，早於三數日前已在艦上待命之第八軍官兵，乃開始浩浩蕩蕩，向日本本土進發。

瓊斯對佔領工作進行異常滿意，並對保留天皇制度一事，極口稱賞。當時瓊斯曾舉例說明，謂美軍進駐當時，在東京近郊神奈川一帶，尚有武裝完備的日軍十七個師團，渠等對投降一事尚在夢中，其中多數且在等候命令，準備前往非列賓一帶，驅逐美軍，在此場合之下，日軍如有反抗，其結果實不堪想像。及至美軍準備工作約略完成，乃由天皇發布命令，數十萬大軍在一夜之間即自動解除武裝；其次如當時日方尚積有火藥一百萬噸，結果亦由日方自動銷燬，當此項銷燬工作進行之際，日人死傷甚大，美方因僅派一二人員監視，故一無犧牲。此外如逮捕戰犯，亦均由日方遵命代辦，不勞美方親自動手，省却無數麻煩。此在瓊斯看來，認為即係麥帥利用天皇政策最大之成就。

自美佔領軍進駐後，瓊斯謂日人反應殊佳，去年一月間美第六軍復員返國，當地居民竟

紛紛簽名請願，要求麥帥另部隊前來接替。此外美軍對日人反應亦遠出記者意料，據云登陸後第三日，所有美方高級軍官外出時均已不再帶鎗，目下美籍婦女可以單身旅行日本任何鄉村，決無危險。據云自盟軍登陸以來，日人暗殺盟方人員者僅有一起，被暗殺者為英國佔領區中服役的一個印度士兵，但調查結果，暗殺動機由於此一印度士兵用暴力強姦日人之妻，其夫羞憤之餘，乃乘機將其殺害。本年二月份中所謂日人反抗案件，僅有下述兩起，第一起為美軍列車遭人以石塊攻擊，但調查結果，此事純係頑童所為，彼等不獨對美軍列車如此，即於日人乘用之火車亦常投石取樂，故絕無何種敵意可言。第二起為英兵一人遭十二歲之日童二人以石塊襲擊，但事後調查，其起因亦在英兵之惡意嬉謔，孩童無知，偶加反抗而已。瓊斯上校敘述至此，不禁眉色飛舞，謂美軍在日最受歡迎，此種歡迎之程度，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美國在內，亦難與之比擬！

車在東海道上疾駛，沿途村落稀疏，燈火明滅，夜分以後，記者始與瓊斯等五道晚安，各至寢車休息。

睡後未久，突為惡夢所醒，於是思潮起伏，久之不能復睡。乃披衣起坐。夜色深沉中，憑窗遠矚，見名古屋車站一帶，燈光黯淡，無數候車之日本民衆，聚集於車站內外，迨專車經過，均凝然注視，似不勝其滄桑之感者。

想薰陶之下，其倫理觀念以及一般思考之方式，均已變質，八十年來歷史所賦予之一連串的「侵略之果」，尤令日人得意忘形，不能自止。

前年日本投降，在日本民衆心理上誠爲最大而且亦爲最具殘酷意義之衝擊，然此種衝擊，謂其力量足以澄清日本八十年來根深蒂固之軍國主義思想而有餘，則爲記者所始終不敢想像，恐亦爲全世界研究日本問題之學者所不敢想像者。

吾人以爲敗戰確於日本有益，蓋從此可以促使日本人民對世界以至於對本身作真實之認識與瞭解。然盟軍一年半載之統治，謂即能全部改變具有八十年歷史之日本思想體系，而使之衷心誠服，一如瓊斯上校所言者，除奇蹟外，實非常情所可解釋其萬一！

誠然，麥克阿瑟將軍卓越之政治見解以及統治方針，確有值得令人欽佩之處，然就吾人研究日本問題者之經驗言，則吾人寧願見日本之逐漸改變，而不欲見其在一年又半之短暫歲月中，即一反其過去之所爲——夜色深沉，偶向窗外窺伺，不覺疑慮叢生，宛若日本軍國主義之精靈，迄猶散佈於廣漠原野之間，一旦春風吹播，仍將蠕蠕而動。

幻想至此，不禁寒顫陡起，乃亟擁衾而臥，一夜惡夢，直至天明。

十二 京都一日

六日清晨五時即起，與日籍侍者略談，細雨濛濛中，專車已抵京都之前一站大津。

附近農村未遭破壞，炊煙縷縷，了無戰爭痕跡。唯所經車輛均甚擁擠，甚至兩車銜接之處，亦有人羣站立，每一車至，候車者盪湧向前，其爭先恐後秩序紊亂之情形，較之國內實尤過之。

因須通知第一軍團準備招待，故專車在大津停留約一小時之久。九時許車抵京都，第一軍團已派轎車多輛在站迎候，並有憲兵乘吉普三輛嚴密保護，沿途嗚嗚之聲不絕於耳，戒備殊為森嚴。

京都為日本最大之文化城，其地位恰當於我國之北平。即在盟機空襲最烈之日，京都亦從未遭遇轟炸，故其市街建設最為完善，較之京滬一帶之到處瓦礫，實可謂幸運之尤！

先至京都最大之「都」飯店休息，未幾即至第一軍團聽取各部門負責人員之報告。第一軍團參謀長於致歡迎辭之際，態度異常懇切，略謂「各位受日本侵略之禍最深，今得親來此間，約略窺知日本之如何自食其果，接受懲罰。此不獨各位引以為快，即在本人亦感無上欣慰。」旋由納爾遜中校講解第一軍團所屬軍政府之工作概況，包括勞工復員、賠償、工業復興、進出口貿易等，綱舉目張，殊為清晰。

第一軍團管轄地區在第八軍各軍團中範圍最廣，幾包括近畿、九州、東海道等三府二十

縣，每縣設有軍政府小隊，管理一切日本軍政有關事項。目下第八軍團工作重心側重於人民之教育，爲達成豫期之目的，各軍政府小隊均經常派人檢查學校，以監察民主思想之忠誠灌輸。日本全國有教員四十萬人，在第一軍團轄區之內共有教員人數約十四萬人，對於此輩教員，軍政府方面亦經常加以考查，凡不合條件者均予追放。多數學校均被指定爲實驗學校，以實驗民主教育之推行。此外軍政府中復有民間報道及教育局，專司監視宗教、藝術以及一設出版物之發行。關於救濟工作方面，主要問題爲解決日本人民目下最感恐慌之食住兩項，據納爾遜之意，日本人民苟無食住，則將無民主可言，而日本糧食素稱不足，經常須有百分之二十自朝鮮及台灣等地運來，現此項來源既告中斷，而人口反因僑俘遣歸而大量增加，因此困難自屬不免。日本在戰時每人配給食米二又十分之三合（每合等於三分之一磅）目下配量已較去年夏季增加，計每人每日二合有半，（約有一千二百五十卡羅里之熱量）當前最大問題爲日本政府之糧食徵購問題，因黑市價格與公定價格相去頗遠，故農民往往設法規避徵購，目下規定每一農夫可每日保有食米四合（其家屬亦按四合之數加以扣除）餘則全部由日本政府以每俵五百五十日圓之公定價格，加以收購，以集中配給於全國缺糧區域，日本普通每年產米量爲五千五百萬担至七千萬担，去秋收穫量且較前年爲高，故以人口計算，每人每年足可分配一俵之食米，唯以收穫總數二分之一流入黑市，故糧食問題至今仍屬相當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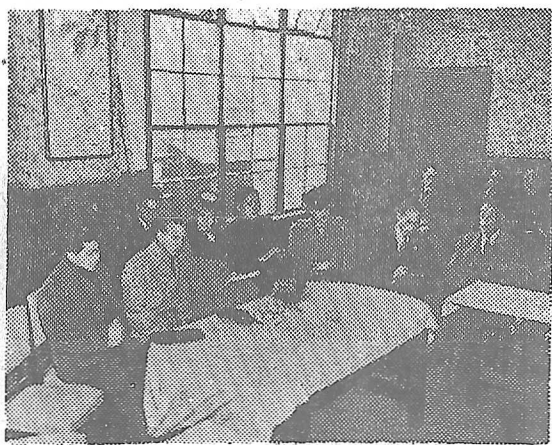
目下日本政府正以實物及獎金鼓勵農民，冀其能努力生產，並以其農產物之大部分貢獻政府，以解決糧荒。

交通方面，鐵道交通因受戰事影響，破壞甚烈，現正設法修理之中。至於房屋，則在第一軍團轄區之內，即有一百萬所公私屋宇遭受破壞，戰後重建，頗爲困難，唯目下已有二十萬所新屋，建築完成。此項房屋多係臨時性質，在建築方面不免因陋就簡，難與戰前相比。此外佔領軍方面，認爲日本不應有傳染病發生，然在現狀之下，疾病可能傳佈甚廣，除非採取有效之手段，絕難防患於未然。蓋因各地難民均無適當食物及住處，同時醫藥人才以及器材藥品復絕端缺乏，以致衛生狀態日趨退步。唯去年一年中經佔領軍與日本政府之努力合作，公共衛生狀態已有顯著進步。佔領軍進駐日本後，所有接收之醫院及醫藥用品，均已分發日本地方政府，以作救濟難民及平民之用。海外各地遣歸人民均受嚴密檢查，並由當局鼓勵日人製造藥品及疫苗，故至今日本尙無嚴重傳染病之發生。

關於遣送人民，則在日本投降當時共有軍民六百七十萬人逗留海外，必須遣歸；同時日本本部亦有二百五十萬之各國僑民，應使之重返祖國；此等僑民大多均來自太平洋周圍各國，當時盟軍總部命令日本政府建立遣送人民計劃，盟軍總部則從旁加以協助。此項計劃中規定日本全國設立遣運站多處，在第一軍團管轄之下者即有六處，目下遣運工作大致已告完竣。

、五百萬日人已返故國，其餘一百七十萬人則因大部均在蘇聯佔領區內，故進行較爲遲緩。最後納爾遜中校並談及賠償問題，據云在第一軍團管轄之下，現有人口三千一百萬左右，重要都市如大阪、京都、神戶、名古屋等，目下均在逐漸復興之中。停戰之初，各區工廠全部停頓，未幾盟軍總部規定凡生產和平用品之工廠，均准儘先復工，故情形逐漸好轉。去年一月，日本有五百家工廠被指定作爲賠償之用，此等工廠多爲軍需工業，此外如鐵、硫酸、機器等工業亦部份加入。此五百餘家工廠中，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在第一軍團轄區以內。目下所有財產以及機械，均已詳細登記，並加保護，一俟盟軍總部命令到達，即可搬運。

納爾遜中校口齒清晰，所講材料雖係公報性質，唯仍能令聽者興趣橫生，不覺繁瑣。



參觀前首相青島總領事官責先作說明

十時半講解完畢，即至工業地帶視察。

原來的節目中給我們排定的是許多有關賠償的重工業以及軍需工廠，後來大概因為時間不及，結果僅參觀了二個紡織工廠和一個金漆工場。下午則參觀了二個佛教寺院和三個學校。

第一個參觀的是日本有名的京都西陣錦織工廠，大部分仍用手工，原來錦織與我國的刺繡相同，爲了要適合藝術的需要，所以除了一小部分以外，大部分仍不得不借用人工。

在工場中，我所注意的是女工的臉色，她們大都精神萎靡，一種說不出的沮喪與憂鬱，浮游在她們缺少血色的顏面之間，同時其中還夾雜着許多幼小的童工，在織綢機間鑽來鑽去。他們都是默默地工作着，即使我們這一大羣人經過，而且還用熾亮的鎂光不停的拍着照，他們竟也無所感覺，祇是凝然地用那近乎失神的兩眼，注視着正在編織中的金光燦然的圖案。

錦織在美國朋友看來，的確是盡善盡美，無可批評的了。但在看慣湘繡以及古今許多錦繡製品的我們，却總覺得相去甚遠，而有一種不够味兒的感覺。

在陳列室，我們看到許多日本歷史上的各種錦織斷片，依時代推算，大概在我國唐代中葉開始，逐漸向後延展，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即令是這小小的工業，日人所受我們的文化

是怎樣的深了。

其次是川島絲絹工廠，爲京都最大製絹以及絲絨工廠，戰時專爲軍部製造士兵雨衣，現在則大致已經復工，呢絨、絲綢、以及天鵝絨等，均已大量生產，據引導之日人告記者，此項出品在技術上足與英國的曼徹斯特相媲美。不過工人生活亦甚淒苦，記者仔細視察，發覺不少女工的眼臉是紅的。

當時大雨滂沱，在潮溼的屋簷下，一個瘦小的男性勞働者正在用飯，那辨當盒子較之戰前似乎更小了，而像秋天的蜻蜓那麼地站在辨當盒上的，却是兩絲細長的海苔，就是這些，日本的勞働者就要藉以維持半日的工作，在營養學上，這豈不是一個有趣的諷刺！

接着參觀的是日本有名的象彦金漆店，其中出品分蒔繪及漆器兩種，就其式樣以及製作的過程觀察，那應當是與我國福建一帶的漆器同一體系的東西，不過在製作上更加講究，在材料上更爲高貴罷了。（往往一個小小的書盒子，其所用金銀等粉末可以超過半斤以上）

在工場中，大批漆工凝然端坐，以細如針鋒之筆，在各種漆器上加意刻劃，此輩工匠均已年老，當其運筆之際，神態宛若老僧，悠閒自在，較之錦織以及絲絹工廠職工之急遽倉皇，碌碌不可終日之情形，相去何啻天壤！

參觀完畢，已在中午十二時許，邁返旅邸略事休息，然後出席第一軍團當局之午宴席。

開賓主隨意交換意見，坦白直率，爲狀至爲愜愉。

下午二時至京都有名之古刹知恩院遊覽。知恩院爲日本最大淨土寺院之一，有四百餘年壁畫及有名之古蹟大谷池等，正殿左旁廊下，所有地板亦均苔痕斑剝，人行其上，啣啣作響，其音有類鶯鳴，執事爲禮甚恭，堅邀至客堂小坐，饗以餠餅一色，及日本有名之抹茶一杯，據云其開山祖曾學經唐朝，故與中國關係甚深，一應陳設及殿堂佈置，初與我國寺院無分軒輊，唯大谷池一帶，亭榭結構，略具日本風味而已。

大雨如注中，復驅車至有名之三十三間堂遊覽，此寺院較之知恩院尤其歷史，內有千手觀音佛像一千零一尊，每尊高約八呎，古色斑剝，與我國杭州靈隱之五百尊羅漢相較，場面似更偉大，唯雕塑則稍遜色。

旋又參觀京都有名之桃齒尋常小學校，一切校舍以及設備，雖與我國若干中學相較，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各科實驗室中，各種實驗器械滿坑滿谷，甚至有電動機等鉅大裝置，音樂教室有迴音設備，手工教室有縫紉機，烹飪教室有電氣爐灶，凡此種種，均可窺知日人對於國民教育之重視。

參觀一週後，復至該校禮堂參觀女生所表演之歌劇，共計三齣，劇名「馬玲之城」，「雀」，以及「春之踊」，表演者多爲自八歲以迄十二歲左右之女孩，然因其訓練純熟，故表

演異常精采。

學生體格甚佳，雙頰紅如林檎，一種天真活潑之態。較之戰前記者參觀日本小學所得印象，似更進步。

四時半至京都帝大，記者因欲瞭解留日學生之生活情況，即乘機與兩三中國學生對談。渠等對國內情況殊不瞭解，據云目下在京都帝大就學者即有我國學生百人左右，其生活純賴「特配」維持，所謂特配，即盟國僑民較之日本人民每月可多得若干實物配給，此輩學生售其餘額，即以此維持生活。據云所謂特配每人每月可得牛肉五磅，砂糖一斤，麵粉六百兩，蕃薯千兩，紙煙一百五十枝，此外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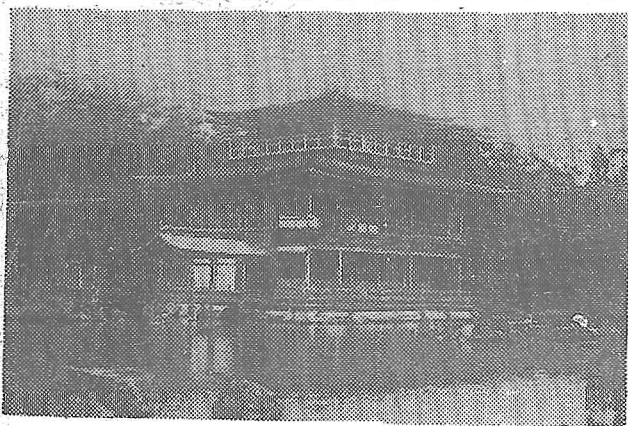


在桃蘭小學與表演歌劇之學生合影

米配給，亦較日本人民每月多出三升，渠等將此種「特配」售去，目下可得五百五十日圓，除二百圓繳解膳宿等費外，尚有三百五十圓可以應付其他。故自生活言，尙不致十分困難。此輩青年學生雖大多均在戰爭期間東渡，其中一部分且爲敵僞所派遣，然據記者半小時之接觸，深覺渠等熱愛祖國，決不後人，我教育當局允宜在精神方面多予鼓勵與指導，俾渠等能正確瞭解祖國。一旦學成，均樂爲所用，較之物質救濟，在現階段中，實更重要！（某一學生曾以凄切之語調告記者，謂渠等目下宛若迷途之羊，無所歸屬，聞之不勝太息！）

十三 林橋之歌

記者囿於參觀京都帝大後，已在傍晚五時，整日疲勞，返至旅邸方欲休息，不料當地僑



京都名古剎知恩院

胞團體已派代表在門外迎候，接着朝日新聞大阪本社亦派代表前來接洽，希望記者團能應邀赴宴，作一夕清談。

這雖然是節目以外的事，但無論僑胞或者是朝日新聞社的同人，都是記者所樂於接觸的，所以兩者都答應了下來。

先赴僑胞之宴，地點是京都著名的中國菜館龍海樓，雖然僅僅是半小時的敘談，但記者已大致明瞭數萬僑胞在日的厄運，不過僑胞是世界上奇蹟的創造者，雖然淒苦，但他們終於用了像牛皮糖那樣的堅韌的根性，依然在危機重重的生活夾縫中混了過來，而且在商業方面，他們仍有不可輕侮的力量存在。

日本自投降以還，一切物資均依照戰時的標準，嚴格地被統制在當局之手，我僑胞在日所經營的多屬小本經營，因受統制影響，無不生計垂絕。據僑胞告知，目下在日商人苟欲經營商業，事實上即須與黑市發生關係，否則絕難生存。但經營黑市實非易事，大部分戰前所謂「特高係」的祕密警察，現在都已搖身一變，成了「新日本」的民主監察者，在經濟方面，此輩猶維持幾昔壓迫華僑的一貫作風，專找僑胞的麻煩。僑胞中往往有人因為配給食米不足果腹，偶然買了一二斗黑市米，而結果卻被判處數年可上的徒刑，弄得家破人亡的。

當然，我們不願諱言僑胞中亦有少數不識大體授人以柄之徒，尤其在日投降可後，渠

等因受日人多年壓迫，行動方面，難免亦有越軌之處，但無論如何，我在日僑民至今猶受日本朝野深刻的歧視，却是鐵一般的事實，回想主席「以德報怨」的訓辭，我們希望日本朝野從大處着眼，莫再「以怨報德」！

半小時後，復匆匆驅車前往京都有名的藝妓街祇園，應朝日新聞大阪總社同人之宴。

朝日新聞在日本爲一開明進步具有悠久歷史之報紙，戰前在軍閥統治下，對華認識雖亦隨衆俯仰，乖謬百出，然較之其他各報，究勝一籌。此次在麥帥總部爲記者團所排定之日程內，新聞機構除每日、讀賣、以及共同通訊社以外，並無朝日參加，及至記者團到達京都之日，該社總社常務董事西村道太郎及總編輯信夫韓一郎等一行十餘人聞訊自大阪趕來，意欲與記者等一晤，當記者等如約蒞止，與之一一握手之際，朝日同人欣喜之情，溢於言表，所予記者印象至爲深刻。

筵爲純日本式，在廣約十丈之和式「部屋」內，席地而坐，藝妓十餘人，分別散坐於賓主之前，殷殷勸酒，宴會開始，先由西村致辭，言簡意賅，殊爲親切得體，當其以熱烈之語調希望中日兩國新聞界密切攜手，以開拓此後百年兩國正常關係之際，尤爲令人感動。

席間賓主自由談論，酒酣耳熱之際，雙方均以真誠相見，話無不談，談無不盡。坐於記者左方者爲該社外報部長前田義德，總編輯信夫韓一郎；右方則爲記者吉村正一郎，山室吉

夫，岡田丈夫，林神一等，最初前田詢問上海近況，接着吉村就說：

「不知貴國目下最缺乏的是什麼？在我們日本，最使人感到困難的就是『三白』！」一陣狂笑之後，他就解釋所謂「三白」。

「紙，一也；米，二也；糖，三也。財閥以及新財閥階級可以不需要紙，但在我們却三樣都要，於是這三種東西就無形中變成了老虎，騰躍着，威脅着我們的生活。」

回想到國內經濟市場亂糟糟的一團，以及多數文化人生活困難的情形，我也不禁為之淒然一笑，這黯然的情緒大概引起了隔座山室的注意，他把酒杯一揚，飲了一杯之後，故意把話題岔了開去：

「快莫談這些罷，我現在要問的是貴國目下所流行的已是怎樣的歌？」

這一問可把記者怔住了，一方面或許是記者的孤陋寡聞吧，但至少在記者注意所及的範圍內，戰後的中國似乎確實沒有一支足以反映時代的歌，含混了一陣之後，山室又把話頭搶了過去；

「在日本，目下最流行的却是一支叫做『林檎之歌』的簡短的歌！」

說着就叫藝妓配合着三味線和箏，緩緩地唱了一遍：

「掬着嘴唇，

對着紅色的蘋菓，

默默地注視着蒼茫的太空

蘋菓啊，你雖然萬事不知，但你的心境，

我却是瞭解的啊；

蘋菓啊，可愛的蘋菓！」

無論從歌的音節、內容，以及當時的情景說，那竟是一支怎樣地充滿着蒼涼和哀怨的歌——但在最後兩句強毅雄壯的節調中，我又彷彿看到了日本民族的底力，那正像在日前參觀橫須賀鋼鐵工廠時所感觸到的情景一樣，即令是在滿目瘡痍的戰後廢墟中，那種底力依然像午夜の鐘聲那麼地，四散飄盪於寰宇之間，在寒冷的天空中，鏗然作響！

當歌聲戛然停止的時候，林神一君問我可懂得了歌詞的意義，在官感異常激動之下，我有點茫然。

「宋樣，你可知道和匈國中亞當亞娃的故事嗎？」

經此一提，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日本民衆在敗戰以前，正像未吃禁菓的亞當一樣，終日混混噩噩，不知世事，而敗戰却像和匈國中的蘋菓，一經嘗試，就開始覺得羞恥，雖然可悲，但對於世事，他們却開始瞭解——蘋菓的可愛，其因在此！

接着唱的是「荒城之月」，那是戰前記者留日時所最愛聽的歌曲之一，那歌曲所表現的一種英雄落漠之感，至今猶深刻地遺留在記者印象的深處。但在此時此地，所得的感覺自然又有不同了。

最後由藝妓三人表演舞蹈，唱的是「祇園之歌」，寫日本封建時代諸侯家臣之甘苦，在燈光照耀之下，顯得那麼的豔麗和淒哀。

半小時後，復匆匆由「都」飯店趕往車站，明日清早，大使列車又將帶我們到日本的一個夢魘所在——廣島——去作半日的憑弔了。

十四 廣島憑弔

一夜酣睡，晨光熹微中，專車已抵三原，三原為豐臣秀吉手下武將小早川隆景之采邑，負山臨海，風景殊為秀美。此後專車就由瀨戶內海轉入山陽本線，再是兩個小時，我們就要踏上廣島的廢墟，這驚心動魄，象徵着人類命運的所在，使我本來已是異常緊張的心境，突然又加上了一層淡淡的哀愁。是的，人類是進步的，但如果這進步的最後結果卻是用來毀滅自己，毀滅世界，這豈不是太殘酷，而且也太諷刺了嗎？

上午九時到達廣島，廣島為英國佔領區之一，車站原經炸毀，戰後重建，亦頗整潔。記

者團到達後，由瓊斯上校及英佔領軍軍官數人引導，自車站逕往原子彈爆炸中心區元安橋一帶視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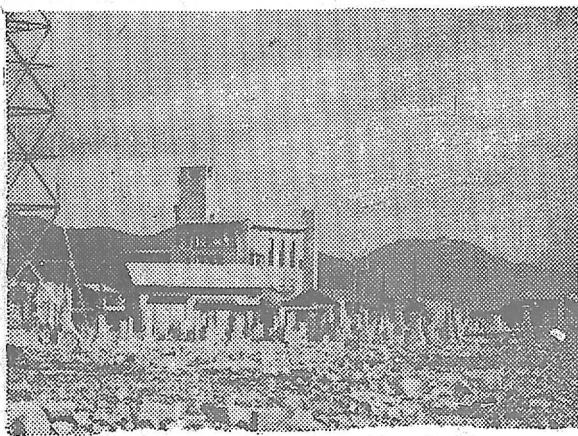
轎車在廣島市街疾駛，一片廣大的瓦礫堆中，新建的棚屋却像雨後的菌莖，密密層層地排列在久經清除的街道的兩傍，行人熙攘往來，電車運行如故，那種聚漆全新的樣子，比起京濱一帶殘破敗舊的景況來，反而顯得生氣盎然。令人不敢相信，就在十八個月以前，這小小的城市曾經落下過一個震驚人類歷史的炸彈，但無論如何，隱藏在棚屋背後一片廣漠的瓦礫和焦土，却在殘酷地說明着這城市的遭遇——人民的臉色是淒哀的，但在淒哀之中，却又似乎凜凜地透露出一股冰霜之氣，這正像「林檎之歌」最後兩句所表現的「底力」一般，令人望而生畏。

先至原子彈落彈中心元安橋，其地為廣島主要的商業區，綠色的元安川左右迴繞，其氣派有點像杭州的浣紗溪，但經過一炸，左右已是一片空曠，沒有像浣紗溪一帶的緊湊和幽靜罷了。

原子彈投下後，元安橋依然無恙，不過兩側橋欄所建之石燈籠，各向左右外移五吋許，唯仍安置礎上，不致下墜；其力量的平均，雖然經過石工的修築，也難整齊劃一，到達那樣的結果！

附近基町一帶，爲廣島精華所在，今則一片廢墟，瓦礫堆中，見有玻璃數隻，互相熔合，宛如油炸糖糕，灘軟可笑。極目所至，偶有一兩水泥鋼骨之建築，留存其間，然除虛殼外，內部亦多破壞，附近所有墓地，其石築墳塚，大多倖存，唯墓上石頂均爲炸彈落下時之塵灰所磨擦，至今猶光潔異常，其中有一石墓之頂被炸後傾，適有一磚飛入，迄猶膠着其間，爲狀至爲奇突。

旋至相生橋（英人稱之爲T字橋），此橋爲當時投彈之主要目標，除右側水泥橋欄被炸向外倒塌，以割然齊一之距離，向外移動十八英寸外，全橋亦仍完整。當時即以相生橋與元安橋一帶爲中心，在直徑二千呎之方圓內，幾無一草一木倖存，人民死傷十萬人（計死者八萬三千，傷者一萬七千，因其爲日本第五師團駐防地，故軍隊死傷甚多）據導者云，英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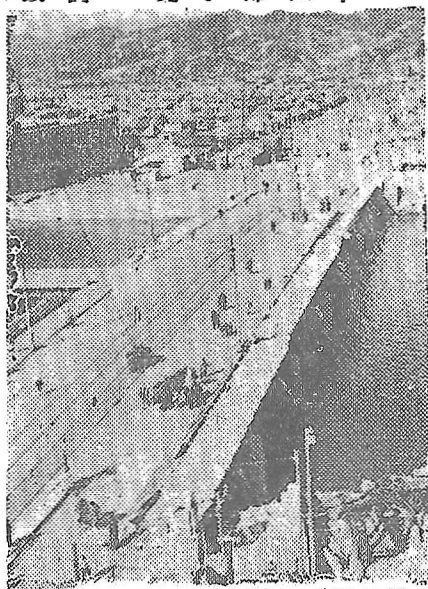


廣島廢墟中碩果僅存之墓地

駐之際，全市仍為一片原野，寂寞可怕。

廣島地形為一半島，作半圓形，中有山巒一列，受災區域，全在山巒之西，山之東部，竟無絲毫影響，有人謂原子彈唯一可能抵禦之物即為石塊，於此觀之，亦非毫無根據。據導者云，當時房屋被毀原因多在火災，直接由於原子彈毀壞者，為數決不至如此之多。

商工會議所為附近倖存之水泥鋼骨建築之一，現為中國遣歸日僑互助會之所在地，其地除窗戶外尚稱完整，唯鋼質屋頂下沉，自屋頂洋台下望，則全市仍為一片瓦礫，附近有大練兵場，日俄戰爭時明治會御駕親征，註蹕廣島，有行在及紀念牌等遺蹟，現紀念牌已遭拆毀，下部石基則仍保存。被炸當時有人以為廣島草木將不再生長，今則極目平蕪，草長柳青。



原
子
彈
主
要
投
擊
目
標
相
生
橋
仍
安
然
無
恙
唯
兩
側
欄
杆
向
外
卸

詢據當地人民，據云炸後收穫反較以往爲佳，足可證明當時憂慮之無稽。

最後至紅十字會醫院，由院長竹內敘說明當時情形，據云炸彈落下時渠在三樓室內工作，突然不省人事，耳不聞音，眼不見光，所戴眼鏡不知何往，迨至甦醒，則知已被拋出底層廊下，唯一印象，則爲遠方天空會有強烈光芒，渠當時有六骨折斷，遍及胸、肩、手、足等處，頭額四肢並受玻璃片擊傷，幸有其助手佐佐木急救，經一月醫治，完全恢復。竹內現年五十，據云健康情形反較以往爲佳，其原有齒痛，經此一擊，亦告霍然，可稱奇蹟。全院職員有五十餘人死傷，佔全部人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當時因受強烈之空氣壓力，不知不覺中，咸被拋出屋外。

次由該院德籍神父萊索 (Father Reinsorve) 報告其當時遭遇，據云炸彈落下之際，萊索亦在三樓，倏忽之間，狂颶陡起，竟被吹至屋旁花園，所幸僅受微傷，故當時情景，印象較爲深刻。據云炸後渠等即知此係一種放射性之炸彈，蓋因所備愛克斯光軟片及感光紙等，均受輻射影響，自動感光。當醫院附近被炸之際，以爲炸彈爲數甚多，晚間始知全城被炸，而落彈僅止一枚。各報記者均諱言損失，一般日人大致亦甚鎮靜，並無咒罵或怨聲，唯靜候某種「新的事實」之到來。蓋大多數民衆均已深知此事卽爲一種足以結束戰事之力量。有一女子曾謂盟國有此武器，日本決難再戰，然亦有認爲日本非從此更加努力以求決勝不可者。

當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廣島被炸之前，時有盟機前往偵察，八月六日上午七時，亦有盟機一架經過，盤旋數匝後即行他去。當時日人毫不注意，以為普通偵察氣候性質，故七時三十分警報即行解除，職工學生等照常前往工廠學校，家庭主婦亦紛紛出街買菜，詎料八時一刻，飛機突又降臨，於是此劃時代之原子武器，即在周圍十餘里之廣島上空投下，因當時事出意料，死傷尤為慘重。

二星期後，神父因受輻射影響，突覺體况逐漸衰弱，檢驗之下，發覺白血球急劇減少，乃至東京就醫，兩月後即告恢復，至今精神體力，一無影響。此種因原子彈而產生之輻射線，在投彈後三四日內仍在空氣中存在，遠地前來探視者因此均受損害。同時受害程度與距離殊不一致，即在同一地點，亦有不同。曾有一人在電桿木之後，不受任何影響，而在旁之人則均當場身死。此外御白色衣服者類皆無事，御黑衣者則無一倖免。醫院中有一看護，亦曾與記者詳述其個人遭遇，據云當時雖未受傷，唯事後突然脫髮，並患赤痢，炸彈投下之際，渠會聞有轟聲如雷，並見強烈光芒，此後則全市起火，號叫之聲，宛如煉獄。

神父等報告後，即由美國醫官一二就住院醫療之傷者中加以說明，第一人為吉川清，係一男性成人，據云在街上行走時受傷，炸彈係在渠之後方，故傷在背部，其傷痕與普通火灼無異，墳起有如葡萄。當炸彈爆炸之際，渠急以兩手抱頭，故手部受灼亦重，左耳因此保全

，右手受創最烈，曲縮如耙，業已殘廢無用。經醫用電氣Pencilo手術割治，目下尙未收口，詢據病人，則謂背上猶未開刀，目下仍整日疼痛，不能自由伸屈，晚間且難睡眠，其狀如瘤，遍佈灼傷之處，其連接之處，又如縮縴之橡皮，爲狀殊爲可怖。第二人爲光島太郎，亦爲男性成人，據云渠當時離原子彈中心約八百公尺，亦在街上行走，兩耳全毀，唯聽覺尙存，鼻子亦遭破壞，經開刀割去其瘤，目下正在癒合之中。據醫官云，此種瘤狀傷痕往往割後重生，有經手術數次而繼續發生，亦有僅行一次即告痊可者。

第三人爲森元太郎，係九歲孩童，脚部受傷，然並無瘤腫，故可能爲受灼而起，非放射性之創傷。目下脚雖殘廢，然一旦醫癒，仍能藉拄杖之力，行走自如。

第四人爲該院看護原山米子，係爲玻片割去喉部之表面，經手術後即告恢復，似與原子彈無關。

美國軍官就所有病人一一解說後，最後謂此種受傷情形，至今猶不能證明是否即係受放射性之影響，因普通火傷如不及時醫療，亦可能形成此種現象。目下美國派有醫學研究團在日本奧港，專事研究此種原子彈對人體之影響，唯自醫學言，則至少在十年以至十五年之後，始可獲得較爲完善之報告。臨行之際，日醫佐佐木出示割自病人之瘤，堅強質白，有如象牙。佐佐木曾在我國青島服務多年，對華似有一種異常深厚之感情，當記者等車輛開動之際

，猶鞠躬致意，希望能有機會重至中國，爲病家服務，其意殊爲懇摯。

出醫院後復至原子彈破壞中心匆匆一轉，即返專車午餐。下午一時，以徬徨困惑之心情，離開廣島。承第八軍當局的好意，故意把專車在風景秀麗碧波蕩漾的瀨戶內海沿岸繞了一轉，於飽攬沿途景色之餘，復得有機會鳥瞰日本最大海軍基地吳港。車經其地，見港灣氣魄殊爲雄偉，駁艦戰艦，雖已絕跡，唯倉庫船塢，仍甚完整。漁舟點點，起伏於煙雲碧波之間，附近農村，亦均林木秀美，一派和平富庶之景象，了無戰後殘跡可尋。其時適當潮退，無數兒童，持網奔馳於海灘之上，捕取魚蝦貝壳，此與戰前記者在房州海岸所見「潮干狩」時之景象，初無不同，唯兒童服飾較爲襤褸，在陽光與海水交相輝映之下，缺少一種鮮豔之美而已。

四時餘車抵岡山，有當地僑胞領袖數人來訪，即在專車與之匆匆一談，渠等見記者等備受美方優遇，一種欣喜之情，充分洋溢於眉宇之間，臨行復贈記者等鮮菓兩筐，依依之情，令人感奮！

十五 大阪之「聞」

車到大阪已在晚間十時，在新大阪飯店安頓了行李以後，我就以匆匆的行腳，對這素以

商人與「關」(即黑市之意)聞名全國的大阪市區，作了一次倉卒的巡視。

因爲是徒步，我的足跡也就不能超出以新大阪飯店爲中心的附近繁榮地帶。時間尙不過是晚間十一時，但大阪似乎已在沉睡之中，燈光黯淡，行人寥落，那大概是作爲廣告用的朝日新聞頂層的探照燈吧，卻在黑沉沉的世間，眨着冷靜而又陰森的大眼；當那熾亮的光芒左右迴旋的時候，我於是開始看到了「裏町」一帶活動着的幢幢的人影。但無論從那些人影的姿態以及周遭的情景看，大阪的夜色的確已經關散了。

蹣跚地行走了半個小時，街上行人愈見稀少；我就折入小巷，在那炸後一望無際的瓦礫堆中，許多棚屋却閃耀着迷人的燈光。走近去，門是關的，但駐足靜聽，裏面却是一片熱烈的笑聲，那是和式的咖啡館，有酒，也有女人；在戰前，許多日本的大學生晚間無事，往往在那裏排遣他們整個的黃昏，現在呢，這特權似乎已經全部移交給了黑市商人，成了新圓階級活躍的所在。

夜色深沉了，儘管黑市商人有著他們特有的「景氣」，但大阪之夜却畢竟是帶着戰後的淒涼和寂寞的。

第二天上午的參觀節目，主要的是大阪帝大以及附屬醫院。在帝大的理學實驗室裏，我們看到了年青的原子能教授西脇安和他那龐大的實驗機器。西脇是一個體態孱弱的學者，據

云十五年以前，日人即已開始了原子能的研究，在理論方面，東京帝大的仁科，以及京都帝大的湯川兩教授，早已完成了卓越的體系，至於西脇，則專門從事於實際的試驗和研究。

據西脇的談話，似乎原子彈並無任何神祕的意義，而且只要原料充足，日本的成就或許尙在美國之前，日本主要的困難是鈾的缺乏，當時從我國東北以及朝鮮雖然有一部分鈾源的輸入，但那成份却是那麼的低，（最高僅能提取二十萬分之一）對於原子彈的製造，不能發生任何的作用，所以許多科學家雖然絞盡了腦汁，而結果還是讓美國佔了先，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天惠」的對於一個國家，是怎樣重要的一回事了。

在國內的時候，我們偶然看到一些有關日人研究原子的消息，心裏總覺得那或許是日人戰後聊以解嘲的說法，並無十分值得重視的意義，但當記者此次在大阪帝大親眼看到那龐大的實驗機器，而且經過西脇教授詳細的解說以後，覺得日人對於原子的宣傳，確實並無誇張之處，光看那具有着一百萬噸伏脫壓力的原子衝擊器吧，使人不得不相信日人在這一方面的努力與成就！

在帝大附屬病院，我們與負責人匆匆一談，知道日人的健康因受戰爭影響，在營養失調的狀態之下，情形顯得異常的嚴重，其中肺結核一病，更是普遍地威脅着全國的人民；據說大阪市民幾乎百分之百均受肺病襲擊，在愛克司光的檢驗下，健康的肺部已是異常稀有的

了。

在會客室的牆壁上，掛着一幅色彩黯淡的「日本全國圖」，在那裏居然尚有偽滿的存在！

這一事實的發現，使記者團的同人感覺到異常的不快，經過了口頭她表示，在場的日人才恍然大悟，狼狽萬狀地把地圖卸了下去。

下午忙中偷閑，記者又單獨在大阪市街奔馳了兩個小時。爲了要想知道一點戰後日本的實際情形，所以謝絕了第二十五師爲我所預備的轎車，故意雜在日人中間，從新大阪飯店附近的心齋橋開始，到兩站以後的商業中心大丸爲止，坐了一次莫約十五分鐘的地下鐵道。

在大阪坐地下鐵道，在記者尙是第一次，那規模較之東京淺草附近的地下鐵道來，情形並無多大的不同。祇是戰前那種悠閒舒適的氣氛，在那如潮一般擁擠的候車者的面部表情之間，已經成了隔世的東西。

車站的設備尙能維持戰前的原狀，祇是車輛已經敝舊得多，一簇簇的人羣排着隊，焦急地等候着，車未停妥，大家就你推我擠，用着畢生的精力，蓬湧地擠了上去，許多老人和孩子，往往在蓬湧的人羣之間打着滾，七倒八歪地被擠出了行列，猜猜地罵着，但在混亂緊張的情形下，誰也不會注意到這些，人民所看到的祇是電車的門，擠了上去，就連回顧一下

的機會也沒有。

站上的羣衆依然擁擠着，但地下鐵道却自動地關上了門，在許多旅客的半個身子尙被緊緊地夾住在車門的中間的時候，車却波的一聲，昂然地開了出去。

車中的擁擠情形，較之上海的一路電車，至少還得加上一倍，因為運置放衣物的一點點狹窄的地方，也都像成串葡萄那麼地掛滿了人，如果有一只脚被人踏住的話，那在車子到達另一站之前，你便休想有機會從人家踏着的脚中抽出。幸而車站的距離很短，人們可以很快從旅客的上下中，得到喘息和調整的機會。但在夏天，我相信那樣的擁擠真是會得悶死人的。

到了大丸，我就開始看到大阪黑市商人的氣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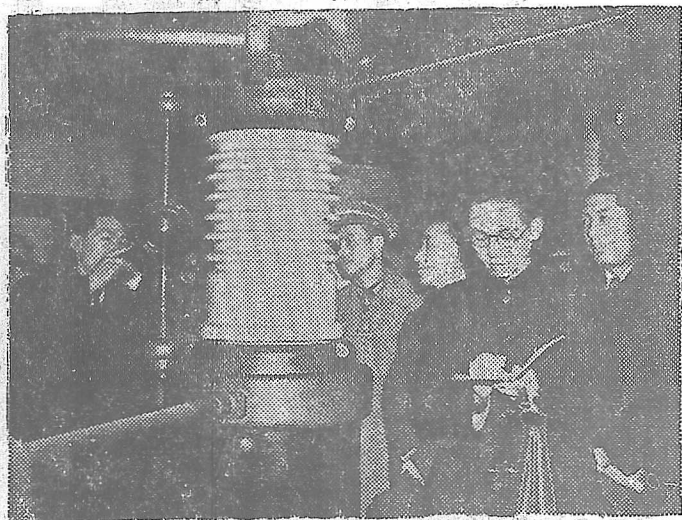
是一家叫做「松竹亭」的日本館子，我叫了「客客飯」，第一隻菜是日本有名的生魚「刺身」，第二隻則是叫做「天麸羅」的麵粉油蝦，菜來了以後，我就呆呆地等候米飯，但等了半天，竟無消息，詢問之下，說是因爲米的統制，菜館不准賣飯，可是隣座的日本商人們正在吃着的，却明明是熱氣騰騰的白飯，我正想發問，下女就先發制人，說那米是他們自己帶來的。好在我的目的不在吃飯，就把生魚和爆蝦吃了一半，靜靜地冷眼觀察隣座的一羣狼吞虎嚥的顧客。（事後當地華僑告訴記者，如果當時我能暗中跑進廚房，對老闆打一個招呼，

說是「一切決無問題，你儘管大膽地賣給我罷」的話，則就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到白飯）。

商人們的胃量真是驚人的，他們既喝酒，又吃飯；吃了飯以後又吃點心；吃了點心又吃啤酒、花生；最後又叫了許多燒鰻。那種饕餮的吃法，在戰前的日本是絕對沒有的，我於震驚之餘，深深地感覺到戰爭真的已把日本改變了。

半小時後，他們抹抹嘴唇，豪爽地把三萬五千圓的日鈔向櫃台一丟，醉醺醺地走了。（如以當時美鈔與日圓的黑市比例，則三萬五千圓日圓當在美金三百五十元左右）。

這是大阪黑市商人的一例。我患了



大阪帝國大學前記者與該項實驗之西協教授談話

眼，也匆匆地跟了出去。他們邊走邊談，興氣沖沖地，說着糖精和捲煙的市價。

去年秋天，我曾經譯過一篇織田作之助所著的描寫大阪黑市的文章，那是用了詩人的筆觸，把大阪黑市的猖獗情形，異常巧妙地形象化了的。文章的最後兩句，記得是「黑市促成了大阪的繁榮與復興，是的，這是大阪的力量，但這又何嘗不是大阪絕望的源泉呢！」

真的，大阪黑市的力量是偉大的，因為牠控制了整個日本經濟的領域，但同時，唯其因了這力量的強韌的存在，大阪也就分外地顯出了他那瘦骨嶙峋的另一面。

十六 台胞一席談

在大阪的一天，記者團的行程也是異常緊張的，因為除了大阪一地的活動以外，我們還到神戶海軍基地參觀了一座鋼鐵的城。

那座鋼鐵的城本來是日本海軍造船所，現在則改稱為神戶製鋼所，除了一小部分被利用作為螺釘以及鋼條的製作所以外，一應機器以及工廠設備，均仍保持原來的狀態，而且到現在為止，麥帥緝毒似乎也沒有把這座鋼鐵的城，列入賠償的意嚮。

傍晚，我們又出席了一次僑胞的茶會，接着就是二十五師師長摩森少將的酒會和晚宴。晚宴的地點就在新大阪飯店二樓的餐室，那場面較之帝國飯店的大餐廳來，無論從佈置

以及當時的氣派說，似乎還要華貴得多。

餐桌是一大長列，主人的背後是一座據高臨下的演奏台，在宴會進行中，日本的男女樂師以鋼琴、吉他以及小提琴等，用盡心力地演奏着歡樂之歡。餐桌兩旁是兩列服裝鮮豔的婦女，每當演奏的樂聲戛然而止的時候，她們就像無數春天的蝴蝶那樣地，以迅速輕捷的步調，翩翩地飛了上去，接了酒菜，又翩翩地跑到餐桌，笑靨滿面地向主客分送。

這場面的色彩實在太鮮豔了，記者置身其間，不覺幻想重重：過去是「神之子孫」，是不可一世的「超人民族」，而現在卻在家國殘破的狀態下，爲他們原先的敵人青衣行酒，而且態度又是那麼溫柔而恭順。這先後的對照，正像當時的燈光和色彩那麼地，強烈地襲擊着我，使我的情緒驟然緊張了起來——是的，日本是戰敗了，但在技巧方面，他們卻是表現得那麼的好，以前我們研究日本問題，以爲這民族祇能戰勝，而不能失敗，一旦失敗，就得像暮春時節盛開的櫻花那麼地，一夜風雨，就可以使他們四散飄零，無所依存。而現在呢，眼前的一切卻充分地說明我們估計的錯誤，日本民族在處理失敗這一常人所不能堪的事實上，却又以最大的忍力，表現了他們偉大的另一手！

日本真的是失敗了嗎？當記者驀然想起二十餘年前越王勾踐在會稽山上的一幕的時候，一種凜冽的感覺突然襲擊着我，使我的心情陡然緊張了起來。

宴會甫畢，我們又以匆忙的行色，趕往大阪車站，在無比的黑暗中，大使列車急遽倉皇地向前疾駛着，我們十日的行程，至此已經逐漸接近尾聲了。

九日清早大使列車把我們一行十人重行帶回東京，車站的佈置是異常隆重的，除了摒除行人以外，當局又用紅綠布幔把我們經過的甬道遮了起來，那是天皇出行時特殊的禮節，而我們却以記者的身份當之，也可以看出麥帥對我們的重視和優禮了。

回至帝國飯店以後，方欲休息，不料訪者紛至沓來，其中大多是過去的師友，以及一部分華僑的領袖。因為中午尚須出席遠東國際法庭我國檢察官向哲璜先生的宴會，所以祇得匆匆與之一談，臨行之際，我就約定幾位僑胞下午再作長談。及至下午二時，宴會歸來，熱心的僑胞却已相約成羣，在旅邸等候了足有半個小時了。

記者就利用下午僅有的一點自由活動的時間，在房內舉行了一個小小的茶會。

僑胞的臉色是緊張與興奮的，熱烈地詢問了一陣國內的情形以後，因為其中多數是台胞，我們的話題也就自然而轉到台灣新近所發生的暴動上面去。當然，台胞的言論是激烈的，他們痛斥陳儀，甚至提到浙江財閥，但當我問到「如果按照台胞的意見，要怎樣才可以把當前的台灣治理好？」的時候，他們也都茫然不知所措，好久以後，才回答說是「除非台灣成爲全國模範省，台灣問題便絕少能够得到解決的機會！」

但當我問到如何才能使台灣成爲全國模範省的時候，他們的意見也不一致，但對台灣省主席民選一事，却都採取了反對的意見，說是經過五十年日本的統治，要台灣人民自己治理自己，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

在這裏，記者深切地看出了台灣同胞的一種煩悶憤懣的情緒，是的，他們對於當前台灣的政治情形是痛心疾首的，他們對於祖國的要求與熱望又是那麼地高，當他們受盡了日人五十年來統治與壓榨的痛苦，一旦獲得重返祖國懷抱的時候，他們以爲從此可以享受自由與繁榮，在祖國孕育之下，成爲富強康樂的一個省了。殊不料祖國却給他們帶去了一片政治的陰黯，於是，他們驟然後從泰山之巔跌入了萬丈的深淵，那種痛苦與失望的情緒實在是異常值得同情的。但無論如何，他們決沒有竟思存心脫出祖國的幅員，他們目下所竭力抨擊的，是政治措施的不當，而決不是對於祖國有何不忠與偏見。

「但台灣目下的狀態不能再延續下去，騷動的進行，如果一旦成爲慢性的話，則台灣的前途實在不可想像了。」這是一位台籍醫生的意見，雖然是那麼簡短的幾句話，但却異常有力地打擊着記者的心弦。是的，經過五十年來日人統治的台灣，好容易因了八年的抗戰才把她爭了回來，如果就這樣輕易地被葬送在少數囂復自用的齷吏之手，這不昝太可痛心了嗎？

此外，在二小時縱橫的談論中，我又看出同胞的一種心理的傾向，那就是他們似乎也有

一種優越的感覺，（這在歷史的背景上，也是情有可願的，因為他們五十年來受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偏狹的教育，而且在知識水準上，他們確實到了一種優秀普遍的程度）在另一方面，他們對祖國的情形又是異常的隔膜，無論他們對於祖國是一致熱愛的，但因了文字語言的隔閡，所以在心理上就難免引起種種錯誤的感覺。

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這種心理的傾向亦為造成目下台灣嚴重局勢主要原因之一，值得我們的重視與警惕。

十七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十日上午的預定節目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旁聽，在九日晚上，我國出席國際法庭的法官梅汝璈博士，特在旅邸舉行了一個不拘形式的茶會，給了我們許多有關國際法庭的豫備知識。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律根據，最直接的是麥帥去年一月十九日和四月廿六日兩度公佈的裁判憲章，而這憲章的根據卻得回溯到日本的投降文書和波茨坦宣言。起訴書提出於去年四月廿九日，五月三日開始審判，八月餘來主要工作為提詢證人，至最近二星期始逐漸進入審判階段，大致尚須經過五六月之時間，全部審判始可完成。至最近為止，所提詢證人已達

一百二十餘人，有關法律證據之文件則有二千餘件。至於判決書預料在結束階段僅須二星期之時間，即可草成。唯以內容複雜，篇幅將較紐倫堡爲多。（紐倫堡判決書約五百餘頁）目下起訴書記錄已達一萬六千餘頁，以時間言，因須自皇姑屯事件開始，故僅有關中國之犯罪事實，即已佔其大半，內容方面，較之紐倫堡審判，自更複雜。

法庭費用甚大，而以蘇聯人數爲最多，往往法官一人，即有佐治人員五十餘人。法庭佈置莊嚴肅穆，一應設備均甚完善，除美國大理院外，世界各國法庭鮮能與之比擬。當局之意，蓋在建立一國際法之原則，良以迄今爲止，國際法中對侵略一辭之含義，尙無明確之規定。（即在遠東國際法庭各國法官中，至今亦仍有一二人不認侵略爲犯罪。）以法律之趨勢言，十九世紀以後，國家主義勃興，一般對戰爭一事，殆已不認其爲犯法，唯求其合乎人道而已。（如日內瓦公約規定必須提愛的美敦書，宣戰，不用毒氣等。）自波茨坦宣言決定對戰犯必須嚴罰以後，一般對侵略戰爭已開始認爲犯罪。至於遠東國際法庭規定審判範圍爲下列三項：（一）妨礙和平，即凡對侵略戰爭之計劃、準備、開始、實行以及其他種種參與共同謀議之罪。（二）違反一般條約、戰爭法規、以及國際慣例之罪。（三）違反人道之罪。以上三項，不論其爲指導、組織、教唆或共犯，凡已遂行之一切行爲，均須共同負責。被告不能藉服從政府或上級命令爲理由，推卸其犯罪責任，然在量刑上，則仍不失爲法官重要之參考。

自紐倫堡審判完成後，杜魯門總統曾譽之爲第二次大戰以後之最大事件，蓋自紐倫堡之審判中，已明白確定侵略戰爲違法、除國家外，其一切行爲並須由個人負責。目下遠東國際法庭亦在此三大原則下，進行審判，一旦完成，即將成爲將來國際法之根據。故以實際言之，法庭當局以如許之人力物力，而從事於此種迂遠瑣細之審判，其目的決不在於廿五名野心軍閥政客之生死，而在未來世界和平之締造，將「侵略爲犯罪」一事，明白規定於國際法條文之內，以法律力量，防止侵略戰爭之再起。

在制度方面，國際法庭採取英美系之陪審及質詢制度，在此種制度之下，檢察官與被告處於同等地位，被告律師或檢察官可以任意質詢，此與遵循大陸系之我國，情形頗有不同，蓋迄今爲止，我國司法制度以檢察官代表國家，與審判官處於同等地位，審判官之意見，有時不免受其影響，故以法律言，國際法庭所採取者實較進步，蓋於輾轉論辯之中，真理不難發現，此在人權保障上，確有其獨到之處。

十日上午九時，記者團驅車到達國際法庭之際，上午第一節審判已將結束，記者於轎車進入法庭大門之際，即命司機放慢速度，以便對此會爲日本軍閥重要根據地之法庭建築，作一較爲詳細之觀察。

兩旁是一長列點綴着青草和各種鮮豔的躑躅花的土埂子，車子駛上了水泥的斜坡，接着

就是庭院的內部，這曾經作爲陸軍士官學校、陸軍省、以及參謀本部的堅固雄偉的建築，現在却成了這批作法自斃的玩火者們接受審判的所在，如果借了佛教用語來說明的話，這眼前的果報不是太具諷刺性了嗎？

法庭設在二樓，那是約有十五丈長，九丈寬的華麗的建築，如說在東條的時代，那是陸軍省的大禮堂，東條的辦公室即在右端的轉角，從窗口望下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片廢墟的市街。當我們魚貫進入法庭旁聽席的時候，全場的水銀燈就像驟雨那麼地照射到我們的身上來，接着就是一片攝影機的急促的聲音。

法庭的佈置莊嚴華麗，肅穆中帶有一種自由的氣氛，決無陰森黯淡的感覺。法官席在法庭左側，其後高處懸有中、美、英、蘇、澳洲、加拿大、荷蘭、法國、紐西蘭等國國旗，那旗桿的銀色的尖端，在水銀燈下發着耀眼的光芒，令人發生一種威嚴的感覺。

法官的對面就是被告席，這批曾經帶給整個世界以異常的災害和禍患的牛鬼蛇神，竟向倔強地在世界正義之前屹坐着。

被告廿八人中因松岡洋右與永野修身二人已在審訊中途病死，大川周明則在審訊開始時即已發狂，現在實際已僅剩二十五人，我們出席旁聽的那天，又因東條、重光、和賀屋三人患病未能出庭，所以被告席上實際僅止二十二。在水銀燈不斷的照射下，記者曾數度注視

這批棍徒們的面部表情，除了鬼祟、陰沉、頑強、沉靜以外，我實在看不出其間尚有半分悔禍的意嚮。其中尤以土肥原緊閉其嘴，一種險詐騷驚的表情，即在堂堂的法庭之中，也會令人看了發生毛骨聳然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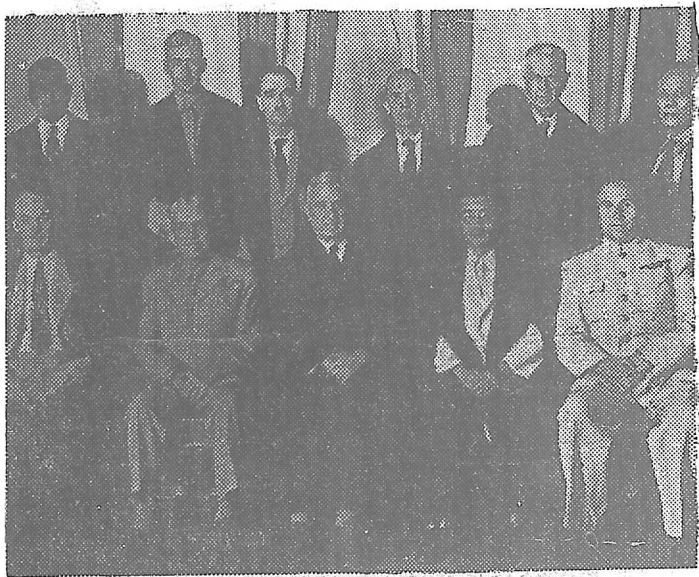
法庭中間爲檢察官席與被告辯護律師席，再過去則爲證人台，全場數千座位上，均裝有構造精巧的譯意風，祇須轉動機紐，便可任意聽取英日兩國文字，每當有人發言之際，其台上所置紅色電燈即自動發光，發言完畢，燈亦隨以熄滅。

法官多御女色長袍，檢察官及律師則穿便服。遇有被告律師與檢察官爭執之際，即由庭長爲之裁決。

當日所提證人爲前大東亞省次官及外務省司長山本熊三，當其提供證言之際，態度倨傲已極，氣勢之盛，幾與發布命令無異。檢察官卡氏（代表英國）以冷靜堅強之語調對日人製造傀儡政權，奴役亞洲人民各點，多方加以質詢，每至緊要關頭，山本輒稍加思索，然後抗聲回答，而辯護律師渥人羅勃思，尤喜無理取鬧，每當檢察官質詢猶未完畢，即一躍而起，或指責檢察官質詢爲不當，或代被告強詞奪理，加以解說，當檢察官質問山本，所謂東亞各國「獨立運動」既其自由意志，何以尙有設立大東亞省加以管理必要之際，山本障目不知所答，而羅勃思竟謂此係我國總理孫中山先生所倡導，並謂一九二四年總理經過日本神戶，曾在當

地女學校中公關提倡大東亞主義，故大東亞省之設立，被告等絕難負責。其幼稚淺薄，令人爲之失笑。章勃庭長對此卽加批駁，略謂孫中山先生當時主張純爲個人意見，且時代不同，內容迥異，被告等絕難藉此推卸責任。羅勃恩自知理窮，默默而退。

未幾法庭暫告休息，庭長章勃爵士乘機邀請記者團同人至其辦公室茶敘，與記者等一一握手致意，殊爲和藹可親。卽在辦公室與之攝影數幀，然後辭出。



(敬汝梅官法國我爲右其勃章長庭爲者坐中)官法體全庭法事軍際國東遠

十八 北緯三十八度

韓國自日本投降，因在美蘇兩國共管制之下，情形異常複雜，記者團到達東京之日，即向麥帥總部表示甚盼能有機會前往漢城一行，當時總部方面未有表示，迨至廣島大阪等地旅行歸來，同人等已作返國準備之際，麥帥總部突然派人通知，謂總部已下令指派專機，於十一日清晨載送記者團前往漢城，同人得此機會，雖在極度疲勞之中，無不感覺興奮，乃重整行裝，準備出發。

十一日清晨五時即起，早餐後匆匆趕往立川機場，辦理一應手續及穿戴安全衣傘後，飛機起飛已在十時左右，此次所搭為三一七軍事運輸機，較之A T C線之B五四C型為小，僅有發動機三具，內部設備亦不若A T C之佳，唯該日氣候晴朗，駕駛亦頗穩捷，當飛機穿過雲層，翱翔於富士山附近之際，長空如碧，白雲如絮，俯視下界，則瀨戶內海清淨明美，漁舟點點，宛如空中塵芥，在碧波中四散飄浮。富士山上部悉為白雪所籠罩，屹然聳峙於青山綠水之間，盪陽下射，一種雍容之態，直非筆墨所可形容。

十二時半到達九州福岡機場，即在機場附設之食堂中午餐，食堂專為軍人所設，食物質量均佳，唯大塊文章，無復東京一帶精緻纖巧之態，機場所有勞工均為日人，其中且有婦女

多人，從事修補挖掘工作。一時半重行起飛，經過對馬海峽時氣流稍有變動，唯飛機進行仍甚平穩。半小時後，飛臨韓國上空，山川逐漸爲一種黃色之塵沙所籠罩，村落點點，邱陵起伏，與日本之明麗纖巧，又是一番景象。

三時半到達漢城郊外機場，我駐漢城總領事劉馭萬及美方軍政府代表史蒂華等已在機場迎候，略事寒暄，即驅車前往漢城。

沿途風物，與我國華北一帶幾無不同，屋宇建築亦甚相似，唯一切均較纖巧，不似我國之洋洋酒酒，氣魄渾厚。農村似甚寂寞，車行其間，除偶有一二瘦骨嶙峋之小孩，凝然竚立以外，不若日本之鷄犬相聞，充滿活潑之氣。公路兩旁仍有薄冰，原野之間，一片枯草，汽車過處，塵沙四起，一派隆冬蕭殺之象，幾疑置身河北平原。

一小時後經過漢江鐵橋，然後進入漢城市區。市區建築類多矮小，人民多數均穿白色韓服，中年男子並戴圓形紗帽，一種悠然之態，與東京街頭急遽皇皇之情景，截然不同。

人民精神均甚頹唐，憂鬱與沮喪之情緒，充分洋溢於市街之間，即此一事，實已足可說明韓國目前之遭遇！

記者圖下榻之處，爲美方軍士之宿舍，詢諸韓人，知爲李王公主之舊邸，城堡宛然，唯內部早經改造，與普通宿舍無異。漢城生活之苦，如與日本相較，實有天壤之別，即以記者

團寄宿之地點言，亦屬一片荒涼，雖欲索取一杯漱口之水，而不可得，其他可以想像。

稍事休息，即偕劉總領事前往領事館，領事館爲清朝總督府舊址，袁世凱督辦時曾駐節其間，至今亭樹院落，一仍其舊，唯內部則幾經修葺，頗有變更。在領事館與領館同人及僑胞領袖等一相見，然後即至附近中國菜館晚餐，沿途道路狹窄，塵垢山積，並有孩童成羣，手持美國捲烟，逢人兜售，狀甚慘悽。

席間劉總領事等詳告韓國近况，靜聆之餘，深覺在南北分割之狀態下，韓國命運原已十分暗淡，不料內部黨爭復



女 少 國 韓

極激烈，即以南韓一地而言，大小黨派總數已在五百以上，令人勝太息！

目下美蘇以北緯三十八度爲界，將韓國分爲南北兩部，北部由蘇佔領，南部則由美國代管，而韓國經此一分，無論從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各方面言，均已陷入一悲慘萬狀的局面。尤其是經濟方面，因爲南韓是一廣大的農村，除糧食外各種工業礦產均須仰賴於北部，北部則爲工礦區域，食糧須賴南部的供給，但經此一分，兩者經濟的連繫已告斷絕，本來已是異常慘澹的韓國工業和農村，因此又蒙受了足以致命的打擊。目下南韓的電力均由北韓供給，所以每當美蘇空氣緊張的時候，南韓的人民無不慄慄危懼，深恐蘇聯一不高興，便把電線輕輕一剪，於是南韓的夜晚便將一片黑暗，造成嚴重的恐慌了。

晚間十時，漢城即已進入戒嚴狀態，當記者等由飯店返至宿舍之際，市街兩旁已是行人絕跡，在肩荷着步槍的韓國警察的往來巡梭中，空氣是顯得那麼的動盪和不安。

十九 緊張的一日

美駐韓最高指揮官霍奇將軍因公返美，目下由白朗少將 (Maj. Gen. Brown) 代理其職。軍政府爲我們原來排了兩日行程，後來因爲全人急於趕返東京，乃將兩日行程併爲一日，因此十二日那天，在記者團全部行程中，可以算得是最爲緊張的一天了。

洪晨七時半早膳甫畢，即趕至美蘇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ssion) 所在地，出席白朗少將之招待會，會中白朗對美軍登陸南韓以來的軍政進行情形以及與蘇聯會談之經過，會作詳盡扼要之報告。據云美軍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在仁川登陸之初，韓國政治由日人所指派之人民委員會負責，一切均入無政府狀態，迨至軍政府在漢城成立，各地人民委員會逐漸取消，美方乃邀請有聲望之韓國人士，加入政府，當時右翼政黨大致應參選加，唯左翼方面則一致拒絕，美方雖用盡方法，終難獲得左翼之諒解。因此除立法院尚有少數之左翼人士參加外，其餘則全由右翼及中間派人士充任。軍政府成立初期，各級行政長官均為美人，而由韓人擔任顧問，目下則除軍政府最高首腦仍為美人外，其餘均由韓人充任，唯仍由美籍顧問協助一切。韓國目下政治完全依照美國三權分立制度，在美方指導監護之下，逐漸推進。根據開羅會議宣言，各國均保證韓國最後必須獨立，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宣言更進一步予以保證，（此項宣言由英美蘇三國簽字，並經我國承認），當時確定進行步驟，由北韓蘇軍司令及南韓美軍司令分別指定代表五人，組織聯合委員會，商討組織韓國臨時政府，並解決美蘇間一切紛爭與隔閡。一旦韓國臨時政府成立後，中美英蘇四強並須以五年之時間，對韓國予以協助與輔佐，(Aid and assistance) 實行所謂信用託管制度。(Trusteeship) 當時莫斯科宣言原文到達韓國後，韓人無不極力反對，未幾左翼分子態度逐漸轉變，由反對託治

而趨向於贊成託治，右翼則仍堅持，直至目前，「反託運動」猶爲右翼主要口號之一。每有騷動，輒與反「託」有關。最近李承晚金九所領導的聯合陣綫，甚且以不惜流血爭取韓國獨立爲辭，對託治揮擊不遺餘力。

美蘇聯合委員會於去年三月二十日開始在漢城成立，會議進行達八星期之久，而結果一無所成，其間主要爭執 在蘇方堅持凡反對莫斯科宣言之韓國政黨以及人民，一律不准其參加臨時政府，此一提議如果實現，則南韓政黨勢將全部與政治隔離，而造成清一色之左翼政府，美國對此自難同意。

白朗少將於報告之際，殊爲坦率誠懇，當其言及韓國內部政黨複雜，民衆對政治缺少興趣與關心之時，亦爲之搖頭不已。

「吾人不願強迫韓人採取美國式的民主制度，然民主在美國確有其良好之成就，故深信韓國必能遵循以行。」此爲白朗少將之結論，當其以爽朗之語調，預言「韓國左右兩翼今後必將攜手合作，以完成統一，建立政府」之際，曾以談諧幽默之語調，陳述其理由：

「錯誤必被改正，公道自在人心！」

白朗少將報告終了，已在上午十時，乃匆匆趕往軍政府所在地，出席民政長官及漢城新聞界之座談會。

軍政府即前日本總督府舊址，屋宇建築壯麗已極，目下軍政府各部會均集中於此，座談會會場在二樓客廳，除民政長官安在鴻及各報記者四十餘人外，尚有軍政府各級韓籍官吏參加。安在鴻在日人統治期間，曾因革命入獄九次，而始終未離朝鮮一步，因此其國內聲望，較之金九李承晚等人實尤過之。美方之所以欲其出任民政長官，蓋欲藉渠之力，以控制韓國多數之政黨。其人體格似頗文弱，向記者等致簡單歡迎詞後，即因事匆匆離去。

座談會開始後，一種對華熱切之感情，即充分表露於多數韓人之間，唯以時間侷促，不及暢談，十一時許，復至三樓立法院，接受立法院全體議員之招待。

韓國立法院為韓國國會之雛形，於去年十二月十日成立，共有議員九十人，半由民選，半由美方指定，由美方指定之四十五人中，多數原為左翼人士，嗣以種種關係，左翼人士大多退出，目下議長由金奎植博士担任，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唯一出席巴黎和會之韓國代表，在韓國政治地位較為超然。

記者團進入議場後，即坐於主席兩旁，與全體議員相對，金議長態度雍容，唯以扶病出席，臉色略現憔悴，穿栗色韓國禮服，戴黑邊眼鏡，發言前先以木鐸擊桌，將記者團同人一一向議會介紹後，全體議員即熱烈鼓掌，表示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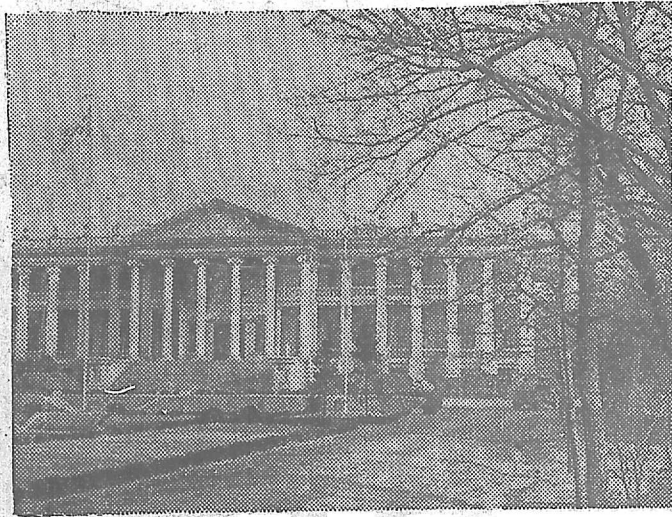
記者等進入議場後，第一印象即為中韓兩國傳統的親交關係，迄未稍衰，議員對韓國內

部的政治意見縱有不同，但在對華親交一點上，無不竭力擁護。

主席台前掛有巨大韓國國旗一幅，兩旁布幔下垂，那八卦上繡着的金線，不時在電燈照射下發着耀眼的光芒。

議員們的面部表情是熱切的。坐後未久，張子一，崔鳴鶴兩議員就遞來了一張紙條，說是許多韓國學生渴望能到中國去留學，不知在現狀之下，有無較佳的方法，可以成全他們的志願？

接着紙條子紛至沓來，有的期望中國能對目前的韓國加以援助，有的希望能經常看到一些中國的書報，有的則對主席在開羅會議中提出韓國必須獨立的意思，表示無限的感謝，有的則希望我



韓 國 議 場

們能抽出十分鐘以至於五分鐘的時間，在會場以外與之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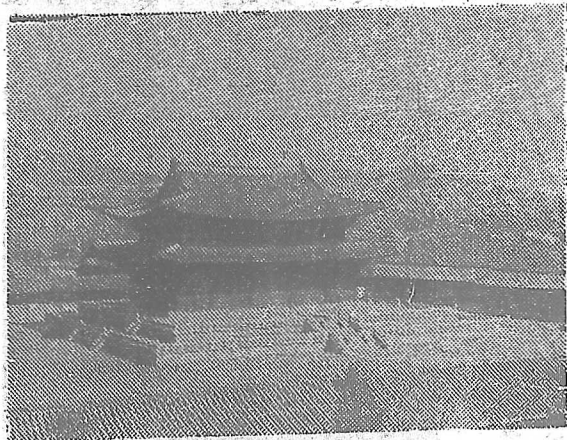
提到韓國獨立問題，議員面部的表情是淒哀的，但他們一致認為在「狀之下，協助與輔佐（Aid and Assistance）制度為韓國唯一可以採取之路，為了韓國獨立，他們不願意過左或過右，也不願意在美蘇兩國之間，得罪任何一方面，對於託管，則全場的議員包括金奎植議長在內，無不激烈的抨擊，他們認為在反對託管之大前提下，韓人是不惜與任何外力相鬥爭的。（據某一美國朋友的說法，Trusteeship一辭，與託管截然不同，應當譯做「信用委託」或其他更為適當的名辭才好，許多韓國的政治騷動，實際上都是因了這翻譯的錯誤，而釀成不幸的後果的。這話事實上確有一部分的理由，但在美蘇兩國關係緊張之狀態下，無論「託管」也好，「信用委託」也好，「協助與輔佐」也好，對於韓國國民，在實質上卻是很少分別的）。

我們在立法院停留了足有一個半小時，超出了預定的時間，但那種熱烈迫切的氣氛，卻有力地吸引住我們，使我們忘却了時間的奔馳。

臨行的時候，我會詢問立法院最近工作進行的情形，一位樸實的議員回答說：「我們現在正在草擬一個選舉法，以便在情勢許可時實行普選。雖然，在真正的獨立沒有完成前，這一切原是裝點門面虛應故事的事，但我們不得不作如此準備啊！」

午餐是在朝鮮飯店的大餐廳，軍政府次長海梅京將軍，外交部首席顧問森納，以及全韓經濟部代理部長梅爾登等美方高級官吏均出席作陪，於簡單報告軍政府各種組織與工作後，他們一致承認中韓兩國有其悠久的親交關係，故在美人之立場，亦望中韓兩國之外交以及商業關係，能在短時期內逐漸推進。森納上校並謂軍政府已決定准許韓國船隻懸掛其本國國旗，出入所有港口，此事並將公告世界，以期韓國商船能自由前往世界各地，取得合法之保護，此於中韓兩國貿易，將發生重大影響（關於中韓貿易，因在宋子文統制政策之下，目下除走私外，絕少正常交易，而走私者多自香港轉口，甚至自備輪船往來載運，幕後似有極大組織）

下午二時以後，我們又匆匆地參觀了二個學校，在那裏，我唯一的印象是韓國有由空氣



韓 國 京 城 之 漢 式 廣 築

的濃厚，無論從操場、課室以及走廊上，男女學生雖然尙遺留着幾分日人的禮節，但那種活潑自由的空氣卻不是日本任何學校所能企及的。

四時半出席白朗將軍的鷄尾酒會，在那裏，記者遇到了方自我國來韓的前軍調部美方代表羅士曼，左臂依然纏着一方紅色的軍調部的臂章，當其與記者握手致候之際，神情是顯得那麼的愉快和熱烈。

晚間是韓國新聞協會、商會、以及外交協會的聯合宴會，地點是漢城最大的朝鮮館子明月樓。

進門後，也像到日本館子那麼地脫去了鞋子，但一進客廳，那氣象卻完全不同了。

客廳的佈置雖簡單，但氣魄卻較在日本時所見的爲闊大，地上是油光光的栗木地板，四圍靠牆之處鋪滿着紅緞的坐墊，坐墊上面繡着的是些藍色的花鳥，因爲客廳太廣大了，所以看上去有點黯淡的感覺。

那天南韓各級政府官員以及政黨、工商、文化各界的人士差不多都到了，光是介紹的時間，足足就化了一小時。接着就到鄰室的大餐廳，菜是純粹的朝鮮式，但在味覺上，卻是中日兩國食譜的摻合，並無特殊值得欣賞的東西。在宴會進行中，各方代表均分別致詞，當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張光自詡該黨爲韓國唯一大黨之際，門外紛擾突起，歷久不息，詢諸附近僑

酒之歌妓，始悉其他黨派因不滿張光的演跡，所以有此紛擾，後經南韓警察署長出而干涉，始漸平息。

最後由歌妓表演「迎春曲」，那是純粹的朝鮮古典劇，內容爲描寫一青年男子與僧侶間之戀愛爭奪，淒豔哀婉，予人以一異常強烈之印象。較之日本「舞蹈」，無論從色彩，音樂，以及表現的手法講，都有其獨到與進步之處。唯音節哀怨，且無雄偉激動之力，爲其缺點。但這是韓國歷史的悲劇，不是音樂這個小小的項目所能負其責任的！

當離開明月樓的途中，記者等於整日緊張之後，身體不免疲憊，但在精神上卻依然是異常激動的，因爲在漢城一日，我們受盡了人間的尊榮，韓國朝野完全把我們當作了他們來自遠方的兄長，那種親切，尊敬，以及滿懷着期望的感情，不是任何外交辭令所能表現其萬一的。但這是祖先的光榮，我們這一代不過是分其餘澤而已——在道義上，我們對於這一齣齣相依的弟兄之邦，實在脫卸不了扶持與協助的責任，但在國內外目前的情勢下，我們卻是顯得那麼的無力，愧赧而外，實在覺得無話可說！

二十 尾聲

十三日清晨五時即起，早餐後，匆匆趕往機場，因氣候惡劣，起飛時間已在中午十一時

以後，沿途爲重霧所籠罩，高空且有間歇驟雨，飛機賴雷達操縱，前進仍甚迅速，唯今日適爲十三，全人睹此惡劣天候，口雖不言，心中則難免爲之隱憂。詎料飛至九州上空，氣候遂漸晴朗，迨至東京附近，竟是一片太陽，到達立川機場尚不過下午三時，回至旅邸略事休息，復匆匆整理行囊，以便明日返國。傍晚得悉因機場失慎，明日之行已不可能，乃復外出訪友。十四日仍有公私宴會，唯心神已較寬舒，不若以往十餘日來之急遽倉皇。入晚借養時師友數人，至新宿銀座等處一轉，聊示惜別之意。

十五日五時即起，至ATC辦公處將行李過磅，十時許趕至機場，辦理一應手續後，因尚有充分時間，記者團全人乃有機會與送別之胡文藻、謝南光、宋德和、張仁仲、錢明年諸先生在休息室詳談一切，專機於十二時正起飛，最初因氣候較劣，三小時內稍有波動，三小時後則漸趨平穩，傍晚六時，乃安然降落於江灣機場，馮有真、姚更生兩先生事先已在機場迎候，當渠等告知十四日晚間上海曾有軍機一架失事，且在記者團專機飛抵江灣前一小時，上海氣候尙甚惡劣之際，全人等無不驚喜交集，攝影留念後，乃驅車入城。



廿六年九月二日

日韓行脚

讀者文摘叢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每冊實價捌千元

(外埠另加郵費)

著者 宋越倫

發行人 張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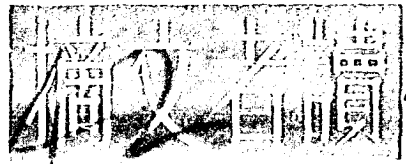
主編 婁子倫
高其遂

出版者 讀者文摘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六五〇號

#7
309042

本館出版之雜誌



客觀公正 取材活潑
自由訂戶 預收二元

1